



15
1125
6



門 1 5
號 1125
卷 6

漢書第五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郊祀志

民以物序

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序孟康曰各有分敘也念孫案
序當依楚語作享應劭曰嘉生嘉穀也嘉穀既生則民
取之以供粢盛故曰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也嘉穀不
生則民無以供粢盛故楚語又曰嘉生不降無物以享
與此文正相應也楚語享字凡四見若云民以物序則義無所
取且與無物以享之文不相應孟云各有分敘此則望



文生義而非其本旨矣享序篆文相似趙策享萬古之動史記趙世家享誤又涉上文各司其序而誤耳史記麻書亦作民以物享

野雞

其神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念孫案殷殷云者殷殷然也上文曰文公獲若石云下陳倉北阪亦謂若石然也僖二十九年左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謂其音然也史記周本紀曰其色赤其聲魄云謂其聲魄然也師古曰云傳聲之亂也則誤讀為紛紜之紜矣野雞夜鳴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見史記封禪書集解師古曰上言雄雉下言野雞史駁文也引之曰雉字之見於史記漢書者

甚多皆不為呂后諱何獨於此而諱之五行志云有飛雉集于庭又云天水冀南山大石鳴壑雞皆鳴一篇之中既言雉又言野雞正與郊祀志同不應駁文若是之多也蓋書傳中稱野雞者有二一為雉之別名村鄴傳云野雞著怪高宗溪動是也一為野地所畜之雞則此云野雞夜鳴是也易林睽之大壯云鷹飛雉遽兔伏不起狐張狼鳴野雞驚駭四句之中而雉與野雞並見則野雞非雉也又急就篇說飛鳥云鳳爵鴻鵠鴈鶩雉其說六畜則云羆獫狫犬野雞雛然則野雞為常畜之雞矣師古注急就篇云野雞生在山野鶩雞鶩雞天雞山雞之類如此則非復常畜者矣何以急就篇數六畜

而及野雞夜鳴猶淮南言雄雞夜鳴耳見秦族篇郊祀志之

雄雉野雞五行志之野雞飛雉皆判然兩物謂野雞避

呂后諱者惑於荀悅之說也史記封禪書作野雞夜聲

義與漢書同聲亦鳴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聲者鳴也

淮南兵略篇云彈琴瑟聲鍾等是聲與鳴同義宋王觀

國學林引封禪書曰野雞夜聲又引郊祀志曰野雞夜

鳴是王所見史記正作夜聲而今本史記作夜雉雉字

集解索隱正義皆無音釋明是後人誤以野雞為雉而

妄改之

盛山

七曰日主祠盛山齊氏息園曰案封禪書作成山此志後文云成山於不夜成山祠日又地理志亦作成山則

此文盛字譌也然師古注云盛音成則唐初本已作盛

山矣念孫案古字多以盛為成則盛非譌字繫辭傳成

蜀才本成作盛公羊春秋莊八年師及齊師圍成隱五

年十年文十二年成竝作盛左傳文十八年以誣盛德

正義本盛作成引服虔曰成德謂成就之德秦策今王

使成橋守事於韓史記春申君傳成作盛荀子玉霸篇

以觀其盛楊倞注盛讀為成

怪迂

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師古曰迂謂回遠也

念孫案迂讀為訐說文訐詭譎也字又作譎說文譎妄

言也法言問明篇口譎言敗俗譎好敗則訐譎竝與迂

通妄言與詭譎同義怪迂猶詭怪也周語卻擘見其語

迂單子曰迂則誣人迂亦謂詭譎也故賈子禮容語篇
迂作詐說見經義述聞下文曰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又曰言
神事如迂誕楊雄傳曰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史
記孟子荀卿傳曰作怪迂之變義竝同也

參辰南北斗 風伯雨師

雖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大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
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
百有餘廟師古曰風伯飛廉也雨師屏翳也而說者乃
謂風伯箕星也雨師畢星也此志既言二十八宿又有
風伯雨師則知非箕畢也念孫案周官大宗伯以樛燎

祀司中司命飄師雨師鄭司農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鄭注堯典及獨斷風俗通義竝與此同此漢儒相承之
舊說若飛廉為風伯屏翳為雨師雖見於楚辭注而其
名為祀典所不載不得援以為據也風伯雨師雖已在
二十八宿之中而既有專祀則不得不別言之猶之上
文參辰南斗已在二十八宿之中而既有專祀不得不
別言之也案晉語曰辰參天之經紀也故與南北斗竝
有專祀史記封禪書索隱引漢書舊儀曰祭
參辰星於池陽
谷口是其證大宗伯職既言祀星辰而又言祀司中
司命風師雨師其義亦猶是也考史記封禪書文正與
此同而劉奉世乃謂參與南斗為衍字義門讀書記又

讀參辰爲三辰其謬滋甚蓋諸家皆以後世屬辭之例求古人之文故辯論紛紛而卒無一當也

冬

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念孫案景祐本無冬字是也高紀云二年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六月還櫟陽是高帝以三月東擊楚以六月還入關皆非冬時也又下文詔曰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而高紀云六月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是詔祠上帝山川諸神亦是六月時事非冬也冬字乃後人所加故史記無冬字

通典禮二禮五並同

祠稷

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念孫案稷上脫社字下文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卽其證初學記歲時部下太平御覽時序部十八引此並作祠社稷史記同

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

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師古曰汾陰直謂正當汾陰也念孫案師古以汾陰直三字連讀非也當以直有金寶氣五字連讀直猶特也言東北汾陰之地特有金寶氣也直特古字通說見史記直墮其屨汜下下

迺為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念孫案奇書之書後人以意加之也少翁若言牛腹中有書則恐人覺其偽故但言此牛腹中有奇及殺視之乃得帛書而其言甚怪正所以惑人也後人不達而於奇下加書字謬矣景祐本無書字史記封禪書續孝武紀皆無

意

而天子心獨意其事祕世莫知也師古曰意讀曰喜喜好也音許吏反念孫案景祐本意作喜是也喜樂也音

許里反意好也音許吏反

桓六年穀梁傳陳侯意獵釋文意虛記反

獨意獨

好也而景祐本作喜者借字耳注當作喜讀曰意意好

也音許吏反今本既改正文作意又互改注內喜意二

字而其義遂不可通太平御覽神鬼部一引漢書正作

喜史記同又賈誼傳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賈子階級篇同喜

亦借字也故師古曰喜讀曰意音許吏反意好也好為

志氣也而今本正文亦改為意注文喜意二字亦互改

矣唯意好也之意未改

上雅

其秋上雅且郊師古曰雅地形高故云上也念孫案上

雖當從封禪書續孝武紀作上幸雒上謂武帝也且郊者上將郊也下文云上遂郊雖即其證本書言幸雒者多矣此文偶脫幸字師古遂望文生義而為之說索隱本從師古作上雒皆非

冕侯

黃帝得寶鼎冕侯冕侯封禪書作宛胸續孝武紀作宛侯念孫案冕當為冤冤句音劬濟陰之縣也地理志郡國志竝作冤句水經濟水篇作冤胸王子侯表楚元王傳竝作宛胸今作冕侯者冤冕形近而誤句侯聲近而通故續孝武紀作宛侯也

封禪

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念孫案景祐本作漢帝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是也下文曰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此涉上文兩封禪而誤封禪書續孝武紀竝與景祐本同

君七千 君之 君畜產

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念孫案君當依封禪書作居孝武紀亦作居言黃帝時有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其七千也今本居作君則義不可通蓋居君字形相似又涉注文汪芑氏之君而誤上文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史記封禪書居譌作君

義門讀書記曰封君七千當如李奇之說此方士自爲地也念孫案張晏曰神靈之封山川之守也以封字絕句則封下無君字明矣李奇曰說僊道得封者七千國也此是誤解神靈之封四字謂諸侯萬國而以僊道得封者居其七千耳非若今本作封君七千也居誤爲君而卽以封君連讀則誤之又誤矣又張騫傳大月氏王旣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以大夏爲臣爲之作君也念孫案師古說非也旣言臣大夏則爲大夏之君矣無庸更言君之西域傳但云西擊大夏而臣之不更言爲之君也君亦當依史記大宛傳作居索隱欲改居爲君始爲師古注所惑謂

居其地也下文地肥饒少寇正承居之二字而言又薛宣傳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念孫案君畜產本作居處畜產居處謂公門畜產謂路馬也若但云君畜產則遺去下公門一事矣此居誤爲君又脫去處字也通典刑四正作居處畜產

泰一鏐旗

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大一三星爲泰一鏐旗命曰靈旗念孫案鏐旗之旗後人以意加之也景祐本無旗字注同宋祁亦曰新本云泰一鏐無旗字此謂畫日月北斗登龍於幡上又畫三星於大一之前爲泰一

鐘鋒與命之曰靈旗不得謂之泰一鐘旗也封禪書續
孝武紀皆無旗字集解引晉灼云畫一星在後三星在
前爲泰一鋒亦無旗字

空侯

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蘇林曰作空侯與瑟念
孫案景祐本空侯作坎侯是也宋祁亦曰邵本空作坎
風俗通義曰謹按漢書孝武皇帝命樂人侯調依琴作
坎侯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說空
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邪斯論是也詩云坎
坎鼓我是其文也據此則應所見漢書正作坎侯藝文類聚

樂部四引凡將篇云蘇林曰作空侯與瑟此是以空侯

鍾磬等笙筑坎侯釋坎侯非正文本作空侯也今本作空侯者後人誤以
蘇注改之耳文選曹植箜篌引注引漢書亦作坎侯坎
侯卽空侯也故封禪書作空侯

改元爲元封

下詔改元爲元封念孫案景祐本作下詔改元封元年
是也此後人以意改之耳武紀詔曰其已十月爲元封
元年封禪書亦曰以今年爲元封元年

東萊

遂至東萊東萊宿留之宋祁曰淳化本無下東萊二字

念孫案淳化本是也東萊二字不當重見景祐本及史記皆無

明堂

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句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圍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而南入名曰昆侖念孫案明堂中有一殿明堂下亦當有圖字此圖字統下九句而言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二引此已脫圖字初學記禮部上引作明堂圖中有一殿史記封禪書孝武紀竝同續漢書祭祀志注藝文類聚禮部上初學記居處部竝引作圖中

有一殿

此省去明堂二字

水經汝水注同

商中

其面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如淳曰商中商庭也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故謂西方之庭為商庭念孫案商中本作唐中如注本作唐中唐庭也封禪書孝武紀竝作唐中索隱曰如淳云唐庭也今本脫此三字據後漢書唐有甃云云乃小詩云中唐有甃鄭元曰唐堂塗也爾雅以廟中路謂之唐西京賦曰前開唐中彌望廣象是也以上史記索隱班固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太液後漢書注文選注引漢書竝作唐中又引如注云唐庭也是二李司

馬所見本竝作唐中師古所見本譌作商中如注亦譌作商庭也乃又誤以商庭二字連讀而訓為西方之庭其失甚矣篆書唐商相似故唐譌作商韓詩外傳淳于髡曰管者揖封生高商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與孟子所稱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者略相似高商即高唐之譌

脩

脩武帝故事又王褒傳宣帝時脩武帝故事又王吉傳是時宣帝頗脩武帝故事又匡衡傳君遵脩法度又孔

光傳守法度脩故事又外戚傳脩許后故事念孫案脩皆當為循凡言循者皆率由舊章之謂作脩則非其旨矣劉向何武傳竝云宣帝循武帝故事杜欽傳云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貢禹傳云大臣循故事皆其證也太平御覽皇親部二引外戚傳正作循隸書循脩相似傳寫易譌說見管子形勢篇

孝惠帝

自大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念孫案帝字後人所加說見禮樂志高祖廟下景祐本無帝字韋元成傳云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亦無帝字

莫大乎承天之序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念
孫案莫大乎承天下本無之序二字此因下文而行也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四句相
對為文序亦事也周頌閔予小子傳曰序緒也爾雅曰緒事也猶言帝王之
事莫大乎承天承天之事莫重於郊祀耳孟子萬章篇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文
義正與此同若第二句內有之序二字則詞重意複矣
通典禮二有此二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漢紀孝成紀
無此一字續漢書祭祀志注引黃圖載王莽奏亦云帝王之義莫大於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

埃

歌大呂舞雲門以埃天神歌大族舞咸池以埃地祇念
孫案埃來也來天神地祇即所謂天神降地祇出也說
文埃字解云詩曰不埃不來此文有誤從來矣聲爾雅不埃
不來也釋文侯作埃是埃與來同義故其字從來也埃
侯埃古字通

遙興輕舉

世有僊人服會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如淳曰
遙遠也師古曰遙古遙字也興起也謂起而遠去也念
孫案遙興者疾興也疾興與輕舉義正相承方言曰搖

疾也廣雅同燕之外鄙朝鮮泐水之間曰搖又曰遙疾行也楚辭九章曰願搖起而橫奔兮淮南原道篇曰疾而不搖搖與遙通此但言其疾與輕舉下文登遐側景乃言其遠去耳

足以揆今

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材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念孫案足以揆今上脫往事之迹四字則語意缺而不完當依漢紀補

燔瘞南郊 瘞于北郊

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瘞南郊墜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念孫案燔瘞南郊瘞于北郊當依通典禮二作燔瘞於南郊瘞于北郊上文云燔瘞瘞用牲一即其證

天文志

背穴

暈適背穴抱珥垂幌孟康曰背形如北字也各本北作背涉上文而誤案韋注吳語曰北古之背字說文北乖也從二人相背然則日兩旁氣外向者為背形與北字相似故孟云背形如北穴多作鑄其形如半鑄也如淳曰凡氣在日上為冠為戴在旁直對為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為抱向外為背有氣刺日為鑄鑄挾傷也念孫案抱珥皆內

向之名背鑄皆外向之名背字或作倍鑄字或作譎又作僑呂氏春秋明理篇曰有倍僑有暈珥高注曰皆曰旁之危氣也在兩旁反出為倍在上反出為僑在上內向為冠兩旁內向為珥淮南覽冥篇曰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然則背鑄同義特有在旁在上之分耳莊子天下篇曰墨者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謂其各守所見分離乖異也如以氣刺曰為鑄失之

中宮

中宮天極星念孫案宮當為宮下文東宮南宮西宮北宮竝同說見錢氏史記攷異

宗廟

亢為宗廟念孫案宗廟本作疏廟天官書亢為疏廟內篇凡兩見索隱曰文耀鉤云亢為疏廟宋均以為疏外也晉書天文志曰亢四星天子之內朝也一曰疏廟隋書天文志同皆作疏廟無作宗廟者此後人不曉疏字之義而以意改之耳爾雅釋天疏引此已誤

曰哀鳥

後聚十五星曰哀鳥郎位念孫案曰字本在哀鳥下史記作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徐廣曰蔚然一云哀鳥索隱曰漢書作哀鳥則哀鳥蔚然皆星之貌狀其星

為郎位以上索隱是郎位為星名而哀鳥乃眾星相聚之貌故曰後聚十五星哀鳥句曰郎位今本作曰哀鳥郎位則哀鳥亦似星名矣晉書天文志郎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一曰依鳥郎府也尤非依鳥即哀鳥引之曰鳥疑當作焉字相倡而誤哀焉猶依然也依然猶蔚然也蔚與依皆眾盛之貌小雅出車篇楊柳依依薛君韓詩章句曰依依盛貌見文選潘岳金谷集詩注車牽篇依彼平林毛傳曰依茂木貌是也哀依古同聲哀即依也焉者狀事之詞與然同義若小弁怒焉如擣秦誓其心休休焉之類是也眾星相聚依然甚多故曰後聚十五星哀焉

隨星

廷藩而有隨星四齊曰案天官書作隋星注隋音他果反此作隨星蓋誤念孫案隨字古音在歌部讀與隋相近說見唐韻正故字亦相通隨非誤字也上文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銳史記索隱亦云隨音他果反淮南齊俗篇闕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隨與橢同橢亦音他果反

鳥喙 喙為鳥星

柳為鳥喙念孫案喙當為喙音字之誤也淮南汜論篇顏喙聚今本譌作顏喙聚凡隸書從豕從彖之字多相亂字本作味或作囁通作喙又通

作注說文味鳥口也嚼喙也玉篇引曹風候人篇不濡其嚼今詩作味毛傳曰味喙也考工記梓人以注鳴者釋文注陟又反韓詩外傳引傳曰鳥之美羽句啄者鳥畏之漢書東方朔傳尻益高者鶴俛啄也師古曰啄鳥背也音竹救反味嚼注啄古同聲而通用喙則聲遠而不可通天官書作柳為鳥注注啄古字通則此喙字明是啄字之譌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喙矣喙字不若啄字則當音竹救反五行志引劉歆說於天文南方喙為鳥星喙亦啄之譌爾雅曰味謂之柳柳鶉火也襄九年左傳曰味為鶉火心為大火是柳星謂之味不謂之喙不得

言喙為鳥星爾雅釋文味豬究反本或作喙許穢反則亦未知喙為啄之譌也

大白還之 鬼魅不能自還

故熒惑從大白軍憂當其行大白還之破軍殺將念孫案還當為還字之誤也還之誤為還猶鰥之誤為鰥律麻志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還師戊午度于孟津還與還同今本誤作還漢書攷異已還辯之墨子非攻篇還至于夏王桀今本亦誤作還與逮同中庸所以逮賤也釋文逮作還袁十四年公羊傳祖之所逮聞也漢后經逮作還漢太尉陳球後碑還完徂齊實為陳氏太尉劉寬碑未還誅討亂作不旋吉成侯州輔碑還事和熹后孝安帝安思皇后竝以還為逮又逮及也言熒惑行而大白及之則主破軍墨子見上殺將也考史記天官書及開元占經五星占引春秋文

耀鉤竝作大白逮之又天官書曰熒惑與他星鬪炎相逮為害不相逮不害皆其明證也又楊雄傳甘泉賦鬼魅不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師古曰言屋之高深雖鬼魅亦不能至其極而反故於長途之半而顛墜也還讀曰旋或作逮逮及也念孫案作還者亦還之誤還與逮同故一本作逮也文選亦作逮張載魏都賦注引此甘泉賦亦作逮此言臺之高峻鬼魅不能及其顛故半途而下墜非謂其不能還也若云不能至其極而還則加數字以解之已非其本義矣

歷大白右

辰星歷大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外念孫案說文歷過也言過大白右則與下文出大白右無異歷當為摩字之誤也摩謂相切摩而過也繫辭傳剛柔相摩王注云相切摩也釋文京云相摩切也馬云摩切也蓋天官書正作摩大白右開元占經五星占引石氏同又引春秋文耀鉤云辰星摩大白入相傾此三字有誤又引荊州占云辰星從大白炎芒相及若摩之其下有數萬人戰

從填以重

從填以重章昭曰謂以威重得念孫案重謂厚重也說見史記

牽牛婺女揚州又地理志揚州藪揚州川揚州山又鼃
鎔傳南攻揚粵景祐本揚字竝作楊念孫案景祐本是
也凡揚州字古皆從木不從手徧檢汪本如何武傳之
遷揚州太守儒林傳之揚州牧南粵傳之略定揚粵王
莽傳之荆揚之民大將軍揚州牧其字皆作楊與景祐
本同若他篇則景祐本亦有作揚者至明監本則全書
皆作揚矣案藝文類聚州部初學記州郡部太平御覽
州郡部三引尚書周官爾雅揚州字皆從木宋本爾雅
江南曰揚
州字亦從木宋本史記天官書牽牛婺女揚州及夏本紀淮

海維揚州楚世家伐庸楊粵三王世家揚州係疆蔡澤
傳南收揚越南越傳略定揚越其字亦從木佩觿云揚
柳也亦州名又云按禹貢淮海惟揚州正義云江南其
氣燥勁厥性輕揚則非當從木據此則郭氏所見本尚
從木也唐許嵩建康實錄引春秋元命苞云地多赤揚
因取名焉其說雖不足為據然亦可見揚州字之本從
木矣夢溪筆談雜誌篇亦云
揚州宜揚荆州宜荆自張參五經文字以從木
者為非而唐石經遂定從手徧廣韻揚舉也又州名亦
踵張氏之誤禹貢正義引李巡爾雅注云兩河閒其氣
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閒其氣專質厥性信

謹故曰充充信也淮海閒其氣寬舒厥性安徐故曰徐
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楊楊揚也今本作揚
輕也乃後人所改辯見下荆州其氣燥剛厥性彊梁故曰荆荆彊也
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
壅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冀近充信徐舒楊揚荆彊
豫舒雍壅皆同聲而異字後人徒以厥性輕揚之語遂
謂揚州字當從手旁不知以揚釋楊猶以壅釋雍也若
改揚州為揚州則亦將改雍州為壅州乎揚州字既改
為揚則楊揚也之文不可通故又改為揚輕也以彌縫
其闕不知李釋九州皆取同聲之字為訓輕與揚不同

聲也又公羊莊十年疏及爾雅釋文廣韻所引李注皆
無揚揚也三字蓋後人改揚為揚遂刪此三字耳據尚
書正義所引有揚輕也三字亦足證後人之妄刪矣公羊
疏所引有冀近也豫舒也雍壅也荆彊也充信也徐舒
也幽要也營均也而無揚揚也爾雅釋文於荆徐營三
州未引李注所引六州有冀近也豫舒也雍壅也充信
也幽要也而亦無揚揚也較尚書正義所引獨少一句
明是後人所刪今書傳中揚州字皆改從手旁唯漢魏碑從木
人不能改故至今尚存酸棗令劉熊碑出省揚土邵陽
令曹全碑充豫荆楊魏公卿上尊號奏領揚州刺史其
字皆從木隸釋所載冀州刺史王純碑出使揚州荆州
刺史度尚碑楊賊畔於口口車騎將軍馮緄碑督使徐

楊二州此碑今本譌作揚依萬麻木改大尉陳球碑陸梁荆楊陳球後碑剝落荆楊無極山碑楊越之樅口條蕩巴郡太守張納碑楊州寇賊其字亦皆從木王獻之進書訣帖乞會揚州市上其字亦從木足正唐以後歷代相沿之誤

寅趙

子周丑翟寅趙卽鄭辰邯鄲已衛午秦未中山申齊酉魯戌吳越亥燕代念孫案邯鄲卽趙也辰爲邯鄲則寅非趙矣隋蕭吉五行大義引此作寅楚是也淮南天文篇及廣雅竝作寅楚

路踵

石氏曰名路踵念孫案踵本作踵說文踵跟也踵追也義各不同今經傳中足踵字皆作踵而踵字遂廢天官書路踵作躡踵索隱曰天文志作路踵引字詁云踵今作踵是小司馬所見漢志本作踵與史記不同而今本亦作踵則後人依史記改之也漢冀州從事張表碑繼踵相承其字正作踵

其後發病

見而去其後發病雖勝亾功念孫案其後發病當依天官書作其發疾疾速也言氣暈旣見而速去也今本疾作病涉上文而誤後字亦涉上文而衍景祐本疾字不

誤

戰居上

雲氣有戰居上者勝念孫案戰當依天官書作獸字之誤也開元占經雜雲氣占曰雲氣如伏虎居上者不可攻是其證

前方而後高者銳

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念孫案當作前方而高後銳而卑者卻說見史記

相遇

氣相遇者卓勝高銳勝方念孫案遇本作禺禺讀為偶

謂兩氣相敵偶也

偶禺古字通管子海王篇禺策之尹知章曰禺讀為偶偶對也史記封禪

書木禺龍轡車一駟木禺車馬二匹索隱曰禺一音偶謂偶其形於木也又下文以木禺馬代駒孝武紀禺作

耦史記作遇索隱曰遇音偶漢書作禺據此則司馬所

見本正作禺今作遇者後人以史記改之耳

或曰若本作禺而讀

為偶則師古何以無音不知師古此篇之注甚少而音亦甚略後人正以師古無音故徑改之耳

穹閭

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念孫案天官書文與此同索隱

曰鄒氏云一作弓閭天文志作弓字音穹據此則漢志

本作弓而讀為穹與史記作穹者異文而今本亦作穹

則後人以史記改之也案車蓋弓說文謂之穹隆

說文淮陽

名車穹隆轅考工記謂之弓釋名云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穹弓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

枯橐

城郭門闔潤息枯橐念孫案枯橐當依景祐本作橐枯汲古閣本亦作橐枯枯與闔為韻上下文亦皆用韻也天官書亦誤作枯橐史記攷異已辨之

十月五星聚于東井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麻推之從歲星也劉敞曰按麻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非其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

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引之曰此用崔浩前三月聚東井之說見魏書高允傳其實

非也下文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當以義取天下是五星聚東井在入秦之月高紀曰秦三年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為秦王下遂云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節降枳道劫是入秦在十月上與九月相接非建亥之月而何若七月則沛公猶未入秦不足為受命之符矣史記張蒼傳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麻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以十月為歲首弗革若以

十月爲今七月則非秦之歲首矣據秦楚之際月表歲首建十月而終於九月其弟四月避諱改正月爲端月漢高惠文景紀及武紀元封六年以前正月皆在弟四月無以十月爲正月者亦無以七月爲十月者蓋秦用顓頊曆自正月建寅至十二月建丑未嘗易其次也豈得謂秦之十月今七月乎辨見高紀春正月下十月五星聚東井乃事之必無者高允以爲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見高允傳是也必欲強爲之說以遷就之則謬矣

三年 旦去

孝景中元年填星當在觜觶參去居東井其三年三月

丁酉彗星夜見西北色白長丈在觜觶旦去益小十五日不見念孫案中三年在下文則此三年當作二年也開元占經彗星占中引此正作中二年旦去當爲且去且將也言始出長丈將去則益小至十五日則不見也下文云流星始出小且入大卽其證開元占經引此正作且去又下文六月壬戌遼星見西南在房南大如二斗器色白丁卯在箕北近漢稍小旦去時大如桃壬申去旦亦當爲且開元占經妖星占中引此亦作且去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同

傷成於戊

占曰傷成於戊木為諸侯誅將行於諸侯也念孫案戊當依景祐本作戊古鉞字故曰誅將行於諸侯上文傷成戊今本戊譌作戎齊氏息園已辯之天官書作鉞是其證下文兩斧戊字亦譌作戊皆當依景祐本改

斗樞極

孝昭元鳳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間念孫案樞上本無斗字樞左右樞也極北極也北極五星在紫宮中而左樞右樞為紫宮前門故曰在紫宮中樞極間後人以樞為北斗第一星故加斗字不知北斗在紫宮外不得言紫宮中斗樞極間也開元占經客星占七引

此無斗字

西羌反

後二歲餘西羌反念孫案上文言七國反則并及漢滅七國事言南越反則并及滅南越事下文言夜郎王歆大逆不道則并及捕殺歆事此不當但言西羌反而不及平羌事也開元占經彗星占中引此文云西羌反右將軍奉世擊平之今本脫八字當補入

東方有赤白色 南方有

孝成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白色犬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行十餘丈皆

不至地滅劉奉世曰南方有之下當有氣或色字脫也
念孫案東方有赤白色下亦當有氣字而今本脫之下
文東方客之變氣狀如樹木正承此氣字而言太平御
覽咎徵部四氣下引此作東方有赤白色氣是其證又
下文一日有兩氣同時起兩氣二字兼上文東南兩方
而言則南方有下所脫亦是氣字非色字

西南行一刻而止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如一
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謹如雷而西南行一刻而止念孫
案下西南行三字涉上文而衍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引

無此三字一刻而止本作一刻所止此後人不知所字

之義而妄改之也一刻所猶言一刻許許與所聲近而義同小雅伐木

篇伐木許許說文引作伐木所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言謹

聲如雷者一刻許而止也上文云有流星在斗西北子
亥間畱一刻所又曰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二刻所息

皆其證也檀弓注封高四尺所正義曰所是不定之辭
游俠傳曰原涉居谷口半歲所史記倉公傳曰受讀解

驗之可一平所竝與此所字同義開元占經妖星占中
引此正作一刻所止

五行志

施

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兩施字師古無音念孫案陽可言施陰不可言施施皆讀為弛經傳通以弛解也言陰陽俱解故上下不交也開元占經冰占篇引此正作弛

中山

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中山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念孫案景祐本無中山二字是也宣紀云甘露元年夏四月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漢紀火作災皆無中山二字

有水旱之災 大水

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是為稼穡不成念孫案景祐本毛本有水旱作凶水旱是也此言土失其性則雖無水旱之災而不能成稼穡下文云劉向以為不書水旱而曰大凶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其證左氏春秋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正義曰此年不言水旱而得無麥禾者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即用劉向之說此篇但說稼穡不成之事若水旱之災則在後篇水不潤下及厥罰恒陽下後人既改下文之大凶麥禾為大水凶麥禾故又改此文之凶水旱為有水旱以從之而不自知其

謬也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凶麥禾念孫案景祐本無水字是也後人以下文云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遂增入水字不知三家經文皆無水字且下文云不書水旱而曰大凶麥禾則大下本無水字明矣董仲舒獨言大水者其意以為無麥禾由於大水大水由於夫人之淫亂此是揣度之詞非經文實有水字也何注公羊傳云此蓋秋水所傷夫人淫泆之所致即用仲舒之說

燕壤民室

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壤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念孫案燕壤民室本作漢水出壤民室今本漢譌作燕孔鮒碑為漢制作漢字作燕其右邊與燕相似而誤又脫水出二字矣漢水出與藍田山水出文同一例若不言水出而但言壤室則敘事不明漢紀孝文紀正作漢水出壤民室八千餘所

五曰思 思曰睿 睿作聖 思慮 宮為土

為信為思

經曰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艾明作

志四之五
哲聰作謀容作聖應劭曰容通也古文作睿錢氏曉徵
攷異曰按伏生傳本作容董生春秋繁露述五行五事
云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又云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
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此志說思
心之不容云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
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則為包容之容
非睿智字明矣今漢書刊本作容非容非睿亦失班氏
之舊念孫案錢說是也本志下篇曰宋襄公區霑自用
不容臣下正所謂思心之不容也說苑君道篇尹文曰
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

為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

今本容作睿乃後人所改與上文不合

此又

一證也今本漢書思曰容本作思心曰容

思心說見下

應注

容通也古文作睿本作容寬也古文作睿容寬也即用
班氏原文睿與容不同字故別之曰古文作睿若正文
本作容而訓為通則容睿聲義竝同何必別言之乎下
文容作聖亦本是容作聖其注文張晏曰容通達以至
於聖七字文不成義亦是後人所改也又案上文五曰
思本作五曰思心注文應劭曰思思慮本作心思慮此
是釋思心二字之義非專釋思字之義下篇曰思心之
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此即應注所本後人

既於正文內刪去心字又改注文心思慮為思思慮甚矣其矣也其春秋繫露之五曰思思曰容思下無心字亦是後人所刪洪範五行傳曰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今本改作次五事曰心維思思之不容是謂不聖據鄭注及續漢書晉書隋書五行志所引訂正又本志中篇曰劉歆以為屬思心不容又曰劉歆以為思心羸蟲孽也下篇曰思心氣毀故有牛禍又曰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又曰劉歆思心傳曰時則有羸蟲之孽又曰思心失逆土氣又曰貌言視聽思心五行事皆失藝文志曰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思下皆有心字蓋古文尚書作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今

文尚書作五曰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漢書及五行傳春秋繫露說苑皆本今文故與古文不同後人見古文而不見今文故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又本志下篇曰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劉向以為近牛禍內則思慮霧亂外則土功過制故牛旤作思慮亦本作思心而後人改之也下文曰周景王思心霧亂敘傳曰思心既霧牛旤告妖漢紀孝景紀曰梁主北獵梁山有獻牛足出背上本志以為牛禍思心猶亂之咎也皆其證矣又律麻志宮為土為信為思思下無心字亦是後人所刪天文志曰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

義正與此同下文貌言視聽以心為漢紀孝武紀曰宮

為主心上亦當有思字今本作為思為心為土為信為思心此尤其明證下為字因上而衍

不可以終

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念孫案不可以終各本及左傳竝同景祐本作何以終世僖十一年左傳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文義與此相似疑向歆所見左傳與今本不同而各本作不可以終轉是後人以左傳改之也

天庠

趙孟曰天庠念孫案天當從景祐本作天下文其幾何

正承天字言之今本左傳亦譌作天昭元年唯唐石經不誤

丙之晨

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景祐本丙下有子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丙子之晨正與丙子旦之文相應且此謠皆以四字為句也若但云丙之晨何以知其必為丙子乎此志所論左傳事文皆本於劉歆蓋歆所見傳文丙下有子字故所引如是自賈服以下諸本皆脫子字故釋文正義不言他本有子字而晉語亦作丙之晨韋注丙丙子也則晉語亦脫子字矣若今

本漢書無子字則後人依左傳刪之耳律麻志引傳作丙子之辰正與此志同足徵景祐本之不謬律麻志亦本於劉歆也

介夏陽之阨

是時號為小國介夏陽之阨怙虞國之助師古曰介隔也念孫案介怙皆恃也說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搖搖

鸚鵡之巢遠哉搖搖師古曰搖搖不安之貌念孫案以搖搖為不安貌則與遠字義不相屬師古說非也搖搖即遠貌遠哉搖搖猶言殆哉岌岌耳漢書攷異曰春秋

傳作遙遙說文無遙字當從漢志

河陽

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念孫案河陽當作陽阿外戚傳云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見飛燕而說之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案地理志陽阿平原師古以陽阿為平原之縣失之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為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文選曹植箜篌引陽阿奏奇舞李善注引外戚傳漢紀孝成紀亦作陽阿則作河陽者誤也互見高祖功臣表陽河下

無冰

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念孫案無當依上下文作亾此
後人依春秋改之也凡漢書無字皆作亾其或作無者
卽是後人所改他皆放此

其御

所謂六沴作見若是其御五福迺降用章于下者也師
古曰其讀曰恭御讀曰禦言恭已以禦災也一說御治
也恭治其事也念孫案下文云改行循正其御厥罰又
云人君能循政其御厥罰則禦災之說是也故鄭注五
行傳其御曰御止也一說非是

故冬華華者

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
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念孫案故冬華華
者景祐本作故冬華華者是也華字不宜疊

而葉

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摻結大如彈丸平
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師古曰摻繞也
摻音居糾反念孫案葉本作莎先禾反卽爾雅所謂蒿侯
莎者也天雨草而莎者而讀曰如謂天雨草其狀如莎
也草必有狀故曰如莎下文又云天雨草狀如永光時

不得泛言雨草也相摻結者謂其草皆互相摻結不專指葉言之後人不知而之讀為如遂不得其解而改莎為葉其失甚矣而莎二字師古皆無音釋則所見已是誤本太平御覽答徵部四引此誤與今本同漢紀孝元紀云永光二年天雨草如莎相摻結如彈丸孝平紀云元始三年天雨草狀如莎相摻結如彈丸皆本漢志今據以訂正

不然

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對曰今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失古佚字各本皆作洪今從景祐本及文選求自試表注引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

變更終已不改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尙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師古曰不然者謂不如所諫而自脩改也老母帝之母卽太后也言帝不自脩改國家危亾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念孫案師古以不然為不如所諫自脩改非也終已不改已見上文此言如有不然者不然謂非常之變也非常之變卽師古所謂危亾也故下文卽云老母安得處所高祖天下當以誰屬師古以不然為不從諫則與下文不相貫注故又加國家危亾四字以聯合上下耳言漢家如有非常之變則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古謂非常之變曰不然墨子辭過篇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言足以待非常也

漢書司馬相如傳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
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

雪

元鼎二年三月雪念孫案上下文皆言雨雪則此亦當
有雨字雨于具反太平御覽答徵部五引此正作雨雪

建昭 三月

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外念孫案建昭四年當為成
帝建始四年今本作建昭者涉上文元帝建昭二年而
誤又脫成帝二字據下文云其後許后坐祝詛廢則為
成帝時事明矣且下文陽朔四年上無成帝二字即蒙

此文而省也三月本作四月後人以下文谷永對云皇
后桑蠶以治祭服正以是日大寒雨雪故改四月為三
月不知漢時行親蠶禮亦有用四月者續漢書禮儀志
三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注云案谷永對稱四月
壬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據此則志文
本作四月明矣成紀云建始四年夏四月雨雪此尤其
明證

十月 霍皇后廢

宣帝地節四年十月大司馬霍禹宗族謀反誅霍皇后
廢念孫案十月當為七月宣紀百官表及漢紀通鑑載

誅霍禹事皆在七月太平御覽咎徵部五引此志亦作七月其霍皇后廢上原有八月二字後人以八月不當在十月後故刪此二字而不知十月為七月之譌也宣紀及漢紀通鑑載廢霍后事皆在八月太平御覽引此志亦云八月霍皇后廢

臨延登受策

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少府趙元為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念孫案臨延登受策本作臨拜句延登受策今本脫去拜字則文義不完通鑑無拜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世說新語言語篇注引此正作臨拜

延登受策朱博傳亦云博元竝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

力政

天子弱諸侯力政師古曰政亦征也言專以武力相征討一說諸侯之政當以德禮今王室微弱文教不行遂乃以力為政相攻伐也又游俠傳合從連衡力政爭疆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又南粵傳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又藝文志王道既微諸侯力政又吾邱壽王傳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又東方朔傳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

師古皆無注念孫案政讀爲征謂以力相征伐也若讀政令之政則力政二字義不相屬必須改作以力爲政四字而其義始明矣逸周書度訓篇曰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大戴記用兵篇曰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義竝與此同古字多以政爲征不可枚舉也項籍傳贊曰霸王之國欲以力征其字正作征吳語曰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

夫人

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夫人以酒脯祠鼠念孫案夫人二字有誤夫人在宮

中不當使至端門祠鼠上文記此事云王使吏以酒脯祠鼠吏字是也

專祿

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動邱陵涌水出念孫案太平御覽咎徵部七引此專祿上有臣字是也此言嗣子無德而臣專祿則地震故上文云臣事雖正專必震也臣專祿故曰茲謂不順若無臣字則義不可通

綏和二年

綏和二年九月丙辰地震念孫案綏和上脫成帝二字

齊楚地山二十九所

文帝元年四月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
出念孫案此當依漢紀孝文紀作齊楚地震山崩二十
九所同日俱大發水潰出此因地震故山崩而水潰出
也且上下文皆紀山崩之事則此亦當有崩字明矣文
紀亦云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脫一字

京房易傳曰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念孫案開
元占經馬占引此上有上字是也上無天子語出公
羊傳

夫歿父 下不壹 足多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歿斂棺積
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歿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歿念
孫案見夫歿父當作見夫歿父今脫一歿字則文不
成義漢紀孝平紀作見夫與父是其證又下文曰六
月長安女子有生兒兩頭異頸面相鄉四臂其匈俱前
鄉又曰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下不壹也
足多所任邪也念孫案下不壹當為上不壹人首在上
故上不專壹則人生二首上文所謂各象其類也今作
下者涉上下文諸下字而誤漢紀作二首上不一也是
其證足多當為手多此承上文四臂其匈而言故曰手

多今作足者亦涉下文足字而誤漢紀作手多下僭濫也開元占經人占篇引此志作手多所任邪也是其證

十月 門衛戶者 而覺得

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虜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人未央宮尚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念孫案十月當為七月字之誤也成紀曰建始三年秋關內大水七月虜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云云是其證開元占經人占篇引五行志正作七月也又案門衛戶者當作門戶衛者言門戶之衛者皆莫之見也今

作門衛戶者則文不成義開元占經引此正作門戶衛者又至句盾禁中而覺得師古曰覺得事覺而見執得也案此當作至句盾禁中句覺得得句即師古所謂事覺而見執也今作而覺得亦文不成義漢紀孝成紀正作覺而得

其明甚著

其明甚著念孫案其當為甚謂所陳災異之象甚明甚著也漢紀孝哀紀作甚明著是其證

左氏春秋日會分野

引之曰劉歆說左氏春秋日會分野凡三十七事後人

傳寫譌誤者六事昭公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會之
劉歆以爲三月魯衛分魯當爲齊周之三月今正月是
月之朔日躔去危而入營室危齊也營室衛也故曰齊
衛分若作魯則爲奎之分野奎爲二月之朔日躔所在
非正月之宿矣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會之劉歆
以爲正月二日燕趙分趙當爲越周之正月今十一月
是月二日日躔去箕而入斗箕燕也斗越也故曰燕越
分若作趙則爲胃之分野胃爲三日之朔日躔所在非
十一月之宿矣此國名之誤也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
朔日有會之劉歆以爲六日二日魯趙分六月當爲五

月周之五月今三月是月二日日躔去婁而入胃婁魯
也胃趙也故曰魯趙分嚴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
有會之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是其證也若作六
月則爲今之四月四月之朔日躔去畢而入參當云趙
晉不當云魯趙矣且凡歆以爲某月者皆與經不同經
云六月則歆之所定必非六月也定公十二年十一月
丙寅朔日有會之劉歆以爲十二月二日楚鄭分十二
月當爲十月周之十月今八月八月二日日躔去軫而
入角軫楚也角鄭也故曰楚鄭分桓公十七年十月朔
日有會之劉歆以爲楚鄭分是其證也若作十二月則

為今之十月十月之朔日躔去心而入尾當云宋燕分不當云楚鄭分矣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會之劉歆以為三月齊衛分朔衍字也檢左氏公羊穀梁皆無朔字春秋日會言日不言朔者凡七公羊以為二日穀梁以為晦日故下文云穀梁晦七公羊二日七一隱公三年二月己巳二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三文公元年二月癸亥公羊衍朔字辯見經義述聞四宣公八年七月甲子五宣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也此七者皆言日不言朔故或以為晦日或以為二日若有朔字則非晦亦非二日而穀梁

之晦公羊之二日皆不得有七矣且下文曰春秋日會三十六左氏以為朔十六今徧數上下文劉歆以為朔者已滿十六之數若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會又書朔而歆無異辭則以為朔者十七與下文不符矣三月當為二日凡春秋日會不書朔者劉歆皆實指其晦朔與二日若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會劉歆以為正月二日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會劉歆以為晦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會劉歆以為二月朔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會劉歆以為正月朔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會劉歆以為三月晦眧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會劉歆以為五月

二日是也今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會不書朔則歆亦當實指其晦朔與二日不當但言三月也下文曰左氏以為二日十八又曰當春秋時侯王率多縮朒不任事故會二日仄慝者十八今徧數上下文劉歆以為二日者十六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會之劉歆以為三月二日齊衛分此獲麟後事不在日會三十六之內尚缺其二蓋一為僖公十二年三月二日故不數也一為宣公十年四月二日也不然則凡言劉歆以為者月日皆與經文不同若經文言三月而歆無異辭則但言齊衛分可矣桓公十七年十月朔日有會之劉歆以為楚鄭分是也何須重複經文而言三月乎宣公十年四月丙辰日有會之劉歆

以為二月魯衛分二月當為二日蓋周之四月今二月是月二日日躔去東壁而入奎東壁衛也奎魯也故曰魯衛分若作二月則義不可通周之二月今十二月十二月二日日躔去須女而入虛當言越齊分不當言魯衛分矣自僖公十二年三月之二日譌為三月宣公十年四月之二日譌為二月而左氏以為二日之十八遂缺其二矣此月日之誤也

漢書第五

漢書卷五

其其二矣此其日之類也

漢書卷五十二平三民之二日漢書三民重公

漢書卷五十二平三民之二日漢書三民重公

漢書卷五十二平三民之二日漢書三民重公

漢書第六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地理志

以建萬國

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念孫案建上本無以字此後人依易象傳加之也孟堅引易以證上文百里之國萬區加一以字則累於詞矣景祐本無以字

達于涉

浮于汶達于涑念孫案達本作通凡古文尚書言達于某水者今文尚書皆作通漢書皆用今文故亦作通上

文通于河是也史記亦作通其閒有作達者皆後人以古文改之也凡古今文之不同段氏古文尙書撰異已詳言之

達于河

浮于淮泗達于河師古曰渡二水而入于河念孫案河當依說文作滂師古依文作解而不知其謬也又下文山陽郡湖陵禹貢浮于淮泗今本譌作泗淮通于河水在南河亦當作滂尙書史記皆譌作河自韻會舉要始正其誤而近世閻百詩胡朏明言之益詳毋庸復辯地理志滂字多作荷下文道荷澤又東至于荷及濟陰郡下云禹

貢荷澤在定陶東是水經注亦作荷泗水注引地理志曰荷水在南五經文字云滂古本亦作荷

逾于洛

逾于洛念孫案洛本作雒此後人以俗本尙書改之也凡伊雒瀍澗之雒字從佳旁各涇渭洛之洛字從水旁各一為豫州川一為雍州浸載在職方不相假借故說文水部洛字注內但有雍州之洛而無豫州之雒今經傳中伊雒之雒多作洛者後人惑於魏文帝之言而改之也尙書有豫州之雒無雍州之洛其字古今文皆作雒而今本作洛則又衛包以俗書改之也此志宏農郡

上雒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豫州川
左馮翊褒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雒州浸其秩然不紊
如此而後人猶改雒為洛弗思之甚也然下文之伊雒
瀍澗其川熒雒今本熒作榮辯見高紀榮陽下及宏農郡盧氏黿池新
安上雒四縣下之雒字河南郡穀成下之雒字則仍然
未改幸其參差不一猶可考見班氏原文雒洛二字之
辯古文尙書撰異言之甚詳今舉其大略如此

獼養

東北曰幽州其藪曰獼養念孫案獼本作奚此後人依
職方氏文改之也杜子春讀獼為奚是奚為本字獼為
借字故班志作奚下文琅邪郡長廣奚養澤在而幽州
藪是其證說文藪字注及風俗通義竝作奚若志文作
獼則注當云獼音奚今注內無音則本是奚字明矣

七年

京兆尹新豐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念孫案七年當為
十年史記高祖紀十年七月更命酈邑曰新豐是其證
古國有扈谷亭

右扶風酈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念孫案古國國
上當有扈字下文扈夏啟所伐即承此扈字言之甘誓
正義及史記夏本紀索隱正義引此志竝曰扶風酈縣

古扈國前京兆尹新豐下曰驪山故驪戎國杜陵下曰
故杜伯國左馮翊臨晉下曰芮鄉故芮國皆其例也又
案有扈谷亭亭上當有甘字說文曰扈夏后同姓所封
戰于甘者在鄠有扈谷甘亭玉篇續漢書郡國志曰右
扶風鄠有甘亭帝王世紀曰在縣南水經渭水注曰甘
水北逕甘亭而亭在水東鄠縣南晉夏啟伐有扈作誓
於是亭故馬融曰甘有扈南郊地名也是其證

滈水

有滈水北過上林苑入渭師古曰滈音決念孫案滈當
爲滈字或作潦通作勞史記封禪書曰霸產長水灃滈

涇渭說文曰滈水出右扶風鄠北入渭水經渭水注曰

滈水出南山滈谷

郊祀志
作勞谷

北逕鄠縣故城西又北注甘

水而亂流入於渭卽上林故地也據說文水經注則出

右扶風鄠北過上林苑入渭者乃滈水非滈水也又案

說文滈水在京兆杜陵則非在扶風鄠也司馬相如傳

鄠鎬潦滈師古曰潦水出鄠縣西南山潦谷而北流入

于渭地理志鄠縣有滈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

縣則無此水許慎云滈水在京兆杜陵此卽今所謂沈

水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者也蓋爲字或作

水旁穴與沈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乎

水經渭水注曰
沈水上承皇子

陂於樊川西北流注將鄂縣涵水今則改名人不識也
渭亦謂是水為涵水案師古以沈水為次水之譌是也但未知地理志涵水
乃澇水之譌故明知鄂縣無涵水而仍有改名不識之
疑。

惠公

雜秦惠公都之念孫案惠公當為惠公惠古德字也史
記秦本紀曰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始皇紀同封禪書
曰秦德公既立下居雍郊祀志同詩譜亦曰秦德公徙於雍
惠惠字相似又涉下文惠公而誤史記陳杞世家杞共
公卒子德公立徐廣
曰世本曰惠公
惠亦惠字之誤而師古不云惠古德字蓋所見本已誤

為惠矣

所都

栒邑有幽鄉詩幽國公劉所都念孫案都本作邑後人
改之也上文美陽下云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
王所邑即其證景祐本正作邑詩譜正義文選北征賦
注引此竝作邑

脫四字

杜陽杜水南入渭念孫案景祐本此下有詩曰自杜四
字是也顏注云大雅縣之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今
本沮漆誤作漆沮辯見經
義述聞自土沮漆下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

居杜與沮漆之地此正釋詩曰自杜四字若無此四字則顏注爲贅設矣引自杜沮漆而但曰自杜者省文也猶下文引芮阮之卽而但曰芮阮矣王氏詩攷及胡氏通鑑周紀注引漢志並有此四字

至南鄭

武功斜水出衙領山北至澗入渭褒水亦出衙領至南鄭入沔念孫案至南鄭當作南至南鄭與北至澗對文今褒水自漢中府鳳縣東界流過褒城縣東入漢皆南流

伊水出 汝水出 灌水出 母皿水出 女

水出

宏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句東北入雒念孫案出上當有所字言此山爲伊水所出也脫去所字則易與下句連讀矣禹貢正義引此正作伊水所出凡上言某山則下言某水所出班志皆然若續漢書郡國志則但言某水出而不言其所入故例不用所字也又汝南郡定陵下云高陵山汝水出盧江郡下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灌水出今本灌作淮辯見後淮水出下益州郡弄棟下云東農山母皿水出水經涪川國東安平下云菟頭山女水出水經注引作女出上皆脫所字考各郡國下言某水所出者

凡八十有六唯此五條脫所字當補入

雍州

陝故虢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念孫案西虢在雍州州字後人所加也西虢在雍謂雍縣非謂雍州也大陽滎陽雍皆縣名漢雍縣故城在今陝西鳳翔縣南春秋時為秦都後置雍縣僖十三年左傳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史記秦本紀秦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上文右扶風雍秦惠公都之舊本惠譌作惠詳見前惠皆其證也秦本紀武公十一年滅小虢集解引班固曰西虢在雍今本雍下有州字亦後人據誤本地理志加之路史國名紀引漢志曰西虢在

雖則羅泌所見本尚無州字

水經渭水注曰雍縣晉書地道記以為

西虢地漢書地理志以為西虢縣太康記曰虢叔之國矣是漢之雍縣為西虢地故曰西虢在雍不得言在雍州也後漢書和帝紀元興元年夏五月癸酉雍地裂李賢曰流俗本雍下有州字者誤蓋淺學人不知雍為縣名故每於雍下加州字耳

春秋

陸渾春秋遷陸渾戎於此念孫案地理志述春秋時事皆不加春秋二字其加春秋二字者皆承上之詞若河南郡雒陽下云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是也若非承上之詞則皆不加春秋二

字若河東郡絳下云晉武公且但言遷陸渾戎而不言
自曲沃徙此是也他皆放此
遷之者則文義不明春秋當為秦晉僖二十二年左傳
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是也此因秦誤為春後人遂
改為春秋耳

晉武公

河東郡聞喜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念孫案武公
本作成侯此後人妄改之也水經涑水注云左邑縣故
城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武公二字亦後人依
誤本漢志改之案詩譜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
原晉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此曰唐侯至子燮改為晉

侯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正義引地理志云河東郡
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據此則自晉陽
徙曲沃者乃成侯非武公也又下文絳縣下云晉武公
自曲沃徙此是武公自曲沃徙絳非自晉陽徙曲沃也
且武公之祖桓叔已封於曲沃矣何得謂武公徙曲沃
乎

班氏

襄陵有班氏鄉亭念孫案水經汾水注曰汾水又南歷
襄陵縣故城西晉大夫卻犇之邑也故其地有犇氏鄉
亭矣據此則善長所見本作犇氏而今本作班氏廣韻

犇字注曰又姓引風俗通云晉大夫卻犇之後然則犇氏為卻犇之後而襄陵又為犇之故邑故其地有犇氏鄉亭作班者非也蓋犇字或通作讎潛夫論志氏姓篇作卻讎與班相似而誤下文南陽郡犇師古音昌牛反而此處無音則所見本已誤為班矣

河主

太原郡廣武河主賈屋山在北念孫案河主當為句注此因句字譌作可漢巴郡太守張納碑犴無拘紕之人拘字作拘胸忍蠻夷胸字作胸冀州從事郭君碑凋柯霜榮柯字作柯其右畔極相似故從句從可之字往往譌溷說文柯字解引酒誥盡執柯今本作盡執拘攷工記妨胡之笱注故書笱為笱杜子春云笱當為笱說文敘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笱人受

錢苛之字止句也管子五輔篇上彌殘苛而無解舍苛今本譌作苟莊子天下篇君子不為苛察苛一本作苟皆其證也而注字之水旁又移置於可字之側故譌為河主二字也又案後鴈門郡下云句注山在陰館而此言在廣武北者漢廣武故城在今代州西十五里陰館故城在朔州東南八十里句注山在陰館之南廣武之北故兩記之史記劉敬傳正義曰廣武故城在句注山南是其證也賈屋山在今代州東北西與句注相連故言句注賈屋山在北史記趙世家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屋山一名賈屋山在代州鴈門縣東北三十五里與句注山相接是其證也案趙世家曰趙襄子北登夏屋請代王而張儀傳曰趙襄子約與代王遇於句

注之塞或言夏屋或言句注蓋二山相連遂得通稱也

入海

上黨郡屯留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念孫案入海本作入漳後人以信都國信都下云禹貢絳水亦入海故改入漳為入海也不知彼是班氏之說此是班氏引桑欽說不可強同也水經濁漳水注曰絳水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東北流入於漳故桑欽云絳水出屯留西南東入漳後又曰地理志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則此文本作入漳明矣

大龜谷

沾大龜谷清漳水所出念孫案龜當為雙字之誤也雙即要領之要玉篇雙與要同於宵切又於笑切漢斥彭長田君斲碑究屈道要要字作雙上缺一點者省筆耳此大雙谷當讀要領之要謂谷之中廣者也後北地郡有大雙縣師古曰雙即古雙字音一遙反是其證也說文曰清漳出沾少山大要谷舊本脫少字今據山海經水經補水經曰清漳出上黨沾縣而北少山大要谷舊本譌作龜今據注改是大龜為大雙之譌龜與雙字形相似雙之譌為龜猶龜之譌為雙後漢書趙岐傳岐著要子章句要為孟字之譌此因孟龜聲相近而俗龜為孟因譌為要也說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而雙字師古無音至後北地郡大雙始音一遙反是則大雙谷之

夔唐時本已譌作龜矣

滎陽

穀遠羊頭山世靡谷沁水所出東南至滎陽入河過郡
三行九百七十里師古曰今沁水至懷州武陟縣界入
河此云至滎陽疑傳寫錯誤念孫案水經云沁水至滎
陽縣北東入於河即本於地理志則滎陽非誤文也又
汜水注云丹沁亂流於武德絕河南入滎陽合汜即此
志沁水至滎陽入河之說也但不當先言至滎陽後言
入河耳又案志言沁水過郡三謂上黨河內河南也若
僅至武德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南則有上黨河內而無河南不

得言過郡三矣

水經云沁水出上黨涅縣過穀遠隋氏陽阿沁水野王州縣懷縣武德至滎陽入河涅縣穀遠隋氏並屬上黨沁水野王州縣懷縣武德並屬河內滎陽屬河南故曰過郡三

內黃澤

河內郡蕩陰蕩水東至內黃澤念孫案此文本作蕩水
東至內黃入黃澤下文魏郡內黃應劭曰黃澤在內下文曰羨水亦至
內黃入蕩文義正與此同脫去入黃二字則文不成義
說文曰蕩水出河內蕩陰東入黃澤水經曰蕩水東北
至內黃縣入於黃澤皆本地理志

保忠信鄉

河南郡莽曰保忠信鄉念孫案鄉當為鄉王莽傳曰分

三輔爲六尉郡河東河內宏農河南潁隴南陽爲六隊
郡置大夫職如大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
保忠信卿是保忠信卿乃官名非地名也若作保忠信
鄉則義不可通今本水經穀水注亦誤作鄉惟王莽傳
不誤保忠信卿乃官名而列於地理志者與京兆尹左
馮翊右扶風同義後漢謂之河南尹義亦同也

二十二年

雒陽春秋昭公二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
成周之城念孫案二十二年當依春秋作三十二年

有筦叔邑

中牟有筦叔邑念孫案此當作有筦城故筦叔邑上文
宏農郡陝有焦城故焦國是其例也志文若是者多矣
今本脫筦城故三字則文義不明續漢書郡國志曰中
牟有管城宣十二年左傳次于管杜注曰熒陽京縣東
北有管城正義引土地名曰古管國也水經渠水注曰
不家溝水東北逕管城而故管國也周武王以封管叔
矣皆本地理志

范

東郡范念孫案景祐本范作范此古字之僅存者漢廬
江太守范式碑額篆文亦作范今則范縣范姓字皆

從艸無從竹者矣

南燕

南燕南燕國念孫案上南字涉下南字而行國有南北燕而縣無南北燕可言南燕國不可言南燕縣也燕縣於戰國時為魏地秦置燕縣而漢因之魏策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又秦策王舉甲而攻魏拔燕酸棗虛桃人高注曰燕南燕也史記高祖紀曰復擊破楚軍燕郭西索隱曰故南燕國也在東郡秦以為縣曹丞相世家曰程處反於燕集解徐廣曰東郡燕縣灌嬰傳曰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而漢書後漢

書樊儵傳曰徙封燕侯續漢書郡國志曰東郡燕本南

燕國水經河水注曰河水又東逕燕縣故城北濟水注

曰濮渠又東北逕燕城南故南燕姑姓之國也有北燕

故以南氏國今本國作縣乃後人依誤本漢書改之與上文不合皆其證也通典

州郡十云漢南燕縣古南燕國元和郡縣志云古之燕

國漢為南燕縣則杜李所見漢志皆衍南字隱五年左

傳注南燕國今東郡燕縣正義引此志云東郡燕縣南

燕國則唐初本尚不誤師古注高紀曰燕縣名古南燕國則所見本亦不誤今據

以訂正

二年

潁川郡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鄭公念孫案二年當爲四年水經汝水注引此已誤平紀云元始四年改周承休公曰鄭公漢紀同恩澤侯表亦云周承休侯綏和元年進爵爲公元始四年爲鄭公

鮑陽

通雅曰漢書地理志汝南郡鮑陽孟康曰鮑音紂紅反襄四年左傳注繫陽楚地在汝南鮑陽縣鮑音紂母訝其奇後漢書陰興傳汝南之鮑陽注鮑音紂廣韻鮑字下云又直豕直柳二切此皆地理志注之音紂紅而訛失其下紅反二字也錢氏曉徵漢書攷異曰高惠高后

文功臣表敬侯劉到曾孫鮑陽公乘咸師古曰鮑音紂按鮑從魚同聲不得有紂音地理志鮑陽孟康曰鮑音紂紅反正合同聲俗儒不通翻切妄謂鮑有紂音大可怪也引之曰孟康但音鮑爲紂紂下紅反二字乃後人妄加之也請列七證以明之玉篇鮑直壟切又直久切直久正切紂字而獨無紂紅之音若孟康音紂紅反則自魏以來相承之音不應缺畧今玉篇有直久而無紂紅則孟康音紂可知其證一也廣韻平聲一東鮑徒紅切引爾雅鰾六鮑上聲二腫鮑直隴切魚名皆未引鮑陽縣至四十四有鮑除柳切始云鮑陽縣在汝南集韻

類篇竝與廣韻同則是地理志之鮑陽孟康但音紂其證二也顏師古注高紀曰鮑陽音紂蓮勺音酌當時所呼別有意義豈得卽定其字以爲正音乎然則鮑陽音紂師古方不解其意則其爲孟康之音而非師古所創甚明其證三也後漢書陰興傳汝南之鮑陽吳祐傳鮑陽侯相李賢注竝曰鮑音紂晉書地理志汝陰郡鮑陽何超音義曰鮑音紂若孟康音紂紅反而師古音紂二子不應舍自古相承之音而從近代一人之臆見卽不以音紂爲非亦當兼存紂紅之音而紂外更無他音則孟康與師古竝音紂其證四也太平御覽州郡部河南

道引漢志鮑陽屬汝南郡鮑音紂此是引孟康之音非引師古之音而紂下亦無紅反二字其證五也襄四年左傳釋文曰鮑陽孟康音紂直九反若孟康音紂紅反釋文何得言孟康音紂直九反其證六也又考景祐本注本地理志鮑音紂下原無紅反二字則此二字之妄加寔自明監本始其證七也汝古閣本亦無紅反二字蓋從舊本也說者皆謂鮑從同聲不當音紂不知紂字古音在幽部同字古音在東部東部多與幽部相通如大戴禮勸學篇以從由爲韻楚辭天問以龍遊爲韻又齊風南山篇衡從其畝韓詩從作由昭五年左傳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

韓子說林篇由作融說文東北曰融風易通卦驗融作

調見隱五年左傳正義調從周聲古讀若稠而小雅車攻篇楚辭

離騷七諫韓子揚推篇竝以同與調韻銅從同聲而史

記衛青傳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漢書作調雖

同與調稠同聲則與紂聲相近故銅從同聲而亦讀如

紂說文銅讀若綉龍從衣龍聲或作續從衣賣聲賣

字古音在幽部龍字古音在東部則龍字即是東幽

兩通之字銅讀若龍固立其轉入幽韻而音紂矣洪範曰雩之雩音武工反而

其字以矛為聲尻字以九為聲而呂氏春秋觀表篇注

讀如穹窮之穹此諧幽部之聲而讀入東部也牢字古

讀若畱而說文從冬省聲犴字從犴聲古讀與犴近而

齊風遭我乎狶之閒兮漢書地理志引作嶼其字以農

為聲此諧東部之聲而讀入幽部也又何疑於銅之音

紂乎

樂家

博陽莽曰樂家念孫案樂家水經潁水注作樂嘉於義

為長

脫四字

定陵高陵山汝水出出上脫所字說見前伊水出下東南至新蔡入淮

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念孫案此下脫莽曰定城四

字水經汝水注曰汝水又東南逕定陵縣故城北王莽

更之曰定城是其證

南陽郡宛縣南有北筮山

念孫案宛縣故城為今南陽府治其地無北筮山山當為聚筮即溼字也水經涓水

注曰涓水左右舊有二溼所謂南溼北溼溼者水側之

濱楚辭九歌注溼水涯也聚在涓陽之東北下文育陽有南筮聚

則此當為北筮聚明矣

蔡

舞陰中陰山

說文作中陽

灑水所出東至蔡入汝念孫案蔡

上脫上字上蔡屬汝南郡沛郡有下蔡故加上水經云

灑水東過上蔡縣南東入汝是其證今灑水東北過上

蔡縣界又東南過汝陽縣入汝漢上蔡故城在今上蔡

縣西

比陽

比陽應劭曰比水所出東入蔡今本水經作泚水云泚

水出泚陽東北大胡山趙氏東潛曰案泚陽漢志續志

皆作比陽誤也應劭曰比水東入蔡或是傳寫之譌後

漢書光武紀與甄阜梁邱賜戰于泚水面章懷注云泚

水在今唐州泚陽縣南廬江潛縣亦有泚水與此別也

泚音比竟作比字矣大非念孫案作比者正字作泚者

或字作泚者譌字也若志文本作泚陽則當音且禮反今注內無音則其為比字甚明何得指為傳寫之譌乎洪氏隸釋載漢北軍中候郭仲奇碑云舉廉比陽長又吉成侯州輔碑陰有比陽張超其字皆作比豈亦傳寫之譌乎水經曰比水東南過比陽縣南今本作泚非泚據新校本改泚水從南來注之善長駁之云比陽無泚水蓋誤引壽春之泚泄耳比與泚同音故水經誤以為壽春之泚水若字本作泚則不得有斯誤以此知水經之本作比也又比水或謂之泌水唐置泌陽縣即因水以立名漢比陽故城節在今泌陽縣而比泌一聲之轉猶壽春之泚水或謂之淠水也

若本名泚水則不得轉而為泌矣後漢書和帝紀劉聖

公傳東海恭王傳清河孝王傳比陽字皆不誤而章德

竇皇后紀桓帝鄧皇后紀竇融傳鮑昱傳皆譌作泚陽

比或作泚因譌而為泚呂氏春秋處分篇今本分譌作方據篇內三分字改章子

與荆人夾泚水而軍今本亦譌作泚水蓋後人多見泚

少見泚故泚譌作泚然各史志中之比陽縣則無作泚

陽者漢志續志晉志宋志後魏志皆作比陽正與漢碑

相合炎武紀作泚章懷注云泚水在今唐州泚陽縣南

音比其言亦必有所據乃趙氏皆以為非而唯誤本水

經是從慎矣

有長城

葉楚葉公邑有長城號曰方城念孫案有長城上原有南字而今本脫之史記齊世家楚方城以為城索隱曰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號曰方城是其證左傳僖四年注亦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

魯山

魯陽魯山滹水所出念孫案魯山當為堯山此涉上文魯山而誤說文曰滹水出南陽魯陽堯山水經曰滹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皆本地理志今滹水出魯山縣西界之堯山若魯山則在縣東非滹水所出

脫四字

又有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念孫案此下脫莽曰魯山四字縣在魯山之陽故曰魯陽王莽因改為魯山水經注曰滹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王莽之魯山也是其證

淮水出

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出上脫所字說念見前伊水出下孫案淮當為灌即下文灌水北至蓼入決者也水經決

水注曰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而北東陵鄉大蘇山舊本此下有即淮水也四字乃後人惑於誤本漢書而妄加之近時全氏趙氏皆為其所惑今依新校本刪許

慎曰出雩婁縣褚先生所謂神龜出於江灌之間嘉林

之中今史記龜策傳作在江南嘉林中乃後人所改辯見史記蓋謂此水也灌水東

北逕蓼縣故城而北注決水也故地理志曰決水北

至蓼人淮灌水亦於蓼入決據此則淮水為灌水之誤

明矣今灌水自商城縣流入固始縣界北流入決水大蘇山在商城縣東南雩婁廢縣在商城縣東北蓼縣故城在固始縣東北全氏謝山趙氏東潛竝以為班志原是淮

字淮水即灌水非出桐柏之淮水也余案說文灌水出

廬江雩婁北入淮若灌水一名淮水則是淮水入淮也

且信如全趙之說則志文上言淮水出東陵鄉下言灌

水入決一水而上下異名學者何以知淮水之即為灌

水乎世人多聞淮水寡聞灌水故灌誤為淮不必曲為

之說也或又曰廬江郡下有灌水雩婁縣下復有灌水

非重出乎曰非也灌水出金蘭西北東陵鄉是紀其所

出也灌水北至蓼入決是紀其所入也志文固有一水

而兩見者說見後北地郡下

陶邱亭

濟陰郡定陶禹貢陶邱在西南句陶邱亭念孫案陶邱

亭三字文義未明其下蓋脫在南二字詩譜正義所引已與今本同

水經濟水注曰荷水東逕陶邱北地理志曰禹貢陶邱

在定陶西南今本譌作禹貢定陶西南有陶邱據新校本改陶邱亭在南是其

證陶邱在今定陶縣西南七里定陶故城在縣西北四里

鎔叔繡所封

沛郡公邱故滕國周懿王子鎔叔繡所封景祐本鎔叔繡下有文公二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今本無文公二字者後人以滕文公不當與祖同謚而刪之也不知子孫不可與祖父同名未嘗不可同謚周公之謚曰文固與文王同謚矣魯之文公又與周公同謚矣推之他國亦多有此豈得憑臆妄刪乎水經泗水注云公邱縣故城在滕而北地理志周懿王子鎔叔繡文公所封也正

與景祐本同

路史後紀十叔繡下亦有文公二字

垓下

垓下高祖破項羽念孫案垓下下脫聚字續漢書郡國志曰浚有垓下聚高祖破項羽水經淮水注曰浚縣有垓下聚漢高祖破項羽所在也皆本地地理志高紀圍羽垓下李奇曰沛浚縣聚邑名也此言垓下聚而高紀但言垓下者猶上文言番鄉高祖破黥布而黥布傳但言番也此記各縣鄉聚之名則必當言番鄉垓下聚矣故垓下聚在今鳳陽府靈璧縣東南

育成

莽曰育成念孫案育成當爲齊成字之誤也師古曰浚音齊是浚齊同音故莽改浚爲齊成猶上文鄆縣之改鄆城斬縣之改斬城也水經注作育城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新校本改爲齊城是也汲古閣本作有城亦誤

沙

魏郡沙續漢書郡國志同水經濁漳清漳二水注沙竝作涉趙氏東潛曰兩漢志本作沙縣至三國時始有涉名魏書云太祖圍鄴涉長梁岐以縣降是也念孫案趙說非也水經清漳水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注云地理

志魏郡之屬縣也漳水於此有涉河之稱蓋名因地變也是善長所見漢志本作涉不作沙且漳水至涉縣而有涉河之名則涉縣之名由來已久不然漳水何以無沙河之名乎魏志武帝紀稱涉長梁岐則涉乃漢時舊名非自三國時始元和郡縣志云涉縣本漢舊縣屬魏郡因涉河水爲名太平寰宇記同亦不言本名沙縣後改爲涉縣也趙氏以兩漢志皆作沙遂謂涉縣本名沙縣今考王子侯表云離石侯綰後更爲涉侯則涉縣乃西漢時舊名而今本兩漢志作沙皆傳寫之誤明矣

市樂

鉅鹿郡新市莽曰市樂念孫案市樂當依水經濁漳水
注作樂市

沮水 黃河

常山郡元氏沮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
黃河念孫案沮當為泚字之誤也凡隸書從氏之字或
作互又作巨故泚字或作互玉篇曰泚又作沮形與泚
字相似因譌而為沮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彙泚侯
陳錯漢表泚作祖亦是泚或作祖
因譌為祖也下文濟水東至慶陶入泚風俗通義譌作入沮
是其明證也說文曰泚水在常山郭璞注北山經曰今
泚水出中邱縣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縣入於漳水皆

本地理志則沮水為泚水之譌甚明而泚字師古無音
至下文浚水東南至慶陶入泚始云泚音脂又音丁計
反又史記張耳陳餘傳斬陳餘泚水上索隱曰郭景純
注山海經云泚水出常山中邱縣不引地理志而引郭
注似唐時地理志泚字已譌作沮然文選吳質在元城
與魏太子牋重以泚水漸漬疆宇李善注曰漢書恒山
郡元氏縣有泚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東入黃河則
唐時本尚有作泚者矣又案北山經注言泚水入漳而
此云入黃河者蓋本借章為漳禹貢至于衡漳地理志
漳作章又信都國信都
下云故章章與黃字形相近因譌而為黃也隸書章字
河在北作章黃字

作黃二形相近漢之堂陽卽今之新河乃漳水所經水經曰漳水過堂陽西非河水所經地理志亦不謂河爲黃河也而文選注亦作黃則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耳

北谷

上曲陽恒山北谷在西北義門讀書記曰北谷卽飛狐口後書注引晉地道記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恒多山坂史記正義作得恒山坂名飛狐口念孫案飛狐口無北谷之名北谷疑當作代谷管子輕重戊篇曰代王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鹽鐵論伐功篇曰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史記趙世家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正義曰

地道記云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坂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水經灤水注引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蓋恒山與代谷相連故竝及之也大原郡廣武下云句注賈屋山在北文義與此同

石濟水

房子贊皇山石濟水所出念孫案濟水上衍石字說文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風俗通義同案應劭誤以此濟則濟上本無石字明矣續漢書郡國志曰常山國房子有贊皇山濟水出濟上皆無石字

世祖即位更名高邑 明帝改曰漢陽

高世祖即位更名高邑莽曰禾成亭念孫案後漢所改郡縣皆班志所不載世祖以下八字非班氏原文蓋應劭注語也且當在莽曰禾成亭之下今則前後倒置又脫應劭曰三字矣考後漢所改郡縣如河東郡彘縣順帝改曰永安河內郡隆慮避煬帝名改曰林慮東郡觀縣世祖更名衛國以封周後清縣章帝更名樂平壽良世祖叔父名良改曰壽張汝南郡滂縣世祖更名固始新鄭章帝封殷後更名宋山陽郡胡陵章帝封東平王倉子為侯更名湖陸沛郡敬邱明帝更名大邱也縣世

祖更名臨睢清河郡曆縣安帝以孝德皇后葬于曆改曰甘陵勃海郡千童靈帝改曰饒安平原郡富平明帝更名厭次千乘郡和帝更名樂安狄縣安帝更名臨濟武陵郡索縣順帝更名漢壽中山國苦陘章帝更名漢昌安險章帝更名安熹信都國明帝更名樂安安帝改曰安平梁國甯縣章帝改曰考城以上二十條皆是應注則鄙之更名高邑亦是應注明矣又天水郡下云明帝改曰漢陽明帝上亦當有應劭曰三字

白陸谷

南行唐牛飲山白陸谷滋水所出攷異曰說文作白陘

谷念孫案作陘者是也爾雅曰山絕陘考河北八陘有白陘之目見元和郡縣志引述征記與此白陘谷義相近也若作白陸谷則義無所取蓋俗書陘字作陸與陸相似而誤

懋題

清河郡懋題師古曰懋古莎字廣韻集韻亦作懋引之曰字從心聲者不得有莎音懋當為懋設文沙或作沙故沙從沙聲而或作懋今作懋者懋之省文也隸書心字作心與心相似而誤心少也讀若輟也

涿郡故安閭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也念孫案也

字涉注文入涑也而衍

水亦至范陽

水亦至范陽入涑念孫案水上脫濡字此承上文而言

言易水至范陽入濡濡水亦至范陽入涑也說文曰濡

水出涿郡故安東入涑今本涑字譌作涑涑二字據一切經音義六引改水經

易水注曰濡水出故安縣西北窮獨山南谷東南合易

水而注巨馬水又巨馬河注曰巨馬河即涑水也此易

水入濡濡水入涑之明證師古所見本已脫濡字乃曲

為之說曰言易水又至范陽入涑也斯為謬矣又案遼

西郡肥如下云濡水南入海今本海下衍陽字此濡字辯見後海陽下

音乃官反水經濡水注所謂濡難聲相近者也此云易水至范陽入濡濡音而于反昭七年左傳盟于濡上是也而師古曰濡音乃官反則又誤以涿郡之濡為遼西之濡矣又案遼西之濡字本作澳說見後沔水下

南東

良鄉垣水南東至陽鄉入桃念孫案南東當為東南

民曰

勃海郡成平虖沱河民曰徒駭河禹貢錐指曰漳故徒駭也土俗猶能識之故不言漳漳沱仍曰徒駭念孫案某河民曰某河地理志文無此例民曰當為或曰字之

誤也上文河南郡開封逢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成皋故虎牢或曰制下文北海郡營陵或曰營邱琅邪郡姑幕或曰薄姑皆其證

五百六十里 八百九十里 七百五十里

平原郡平原有篤馬河東北入海五百六十里念孫案五百上脫行字又武陵郡無陽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行八百九十里辰陽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行七百五十里今本竝脫行字

二年

濟南郡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為濟南國景帝二年為郡

念孫案二當為三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曰濟南王辟光
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入于
漢濟南王十一年景帝三年也見高五王傳及史記漢
興以來諸侯表

臨樂子山至蓋

泰山郡蓋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泗水今本

作池水以字形相近而誤水經注已辯之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念孫案臨

樂子山子字涉上注肥子國而衍自景祐本以下皆作

臨樂山在今沂州府蒙陰縣東北說文云洙水出泰山

蓋臨樂山北入泗水經云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注

引地理志曰臨樂山洙水所出是其證又水經云沂水

出泰山蓋縣艾山注云或云出臨樂山是洙水沂水同

出臨樂山故志云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也至蓋當為

至卞此涉正文蓋縣而誤既言洙水出蓋則不得又言

至蓋且水經與注並言洙水至卞縣入泗卞縣有泗水

而蓋縣無泗水又不得言至蓋入泗也今本水經注引

此後人以誤本漢志下文言泗水出卞卞縣故城在今

兗州府泗水縣東故云洙水至卞入泗水而今之洙水

乃在曲阜縣北上源既不遠而下流又入沂不入泗與

漢志水經故道迴殊矣

萬志水丹

東萊郡歷丹水所出丹東北入海念孫案下丹字衍

曲成陽邱山治水所出南至沂入海念孫案沂非縣名

不得言南至沂若沂水則去此甚遠東萊一郡之水皆

不得至沂也至沂當為至計斤計斤縣屬琅邪因脫去計字後

人遂於斤旁加水耳說文治水出東萊曲成陽邱山南

入海玉篇除之切治水即古之尤水今之小沽河也出

萊州府掖縣之馬鞍山即陽邱山在掖縣東南三十里南流至平度州

東南與大沽河合又南逕即墨縣而至膠州之麻灣口

入海大沽河即古之姑水也昭二十年左傳姑尤以而

杜注曰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句南入海齊乘曰姑

即大沽河尤即小沽河曲成故城在今掖縣東北計斤

故城在今膠州西南二沽入海之處即漢計斤縣地則

沂為計斤之誤明矣尤字古讀若飴說見唐韻正聲與治相

近故治字亦有飴音下文鴈門郡陰館有治水師古曰治音尤之反左傳作尤

漢志作治古今字異耳而全氏謝山乃謂漢志說文皆

誤以沽水為治水是未曉古音而輕議前人也

琅邪郡邦膠水東至平度入海念孫案水經膠水注引

東至

琅邪郡邦膠水東至平度入海念孫案水經膠水注引

東至

琅邪郡邦膠水東至平度入海念孫案水經膠水注引

此東至作北至是也漢之邾縣在今膠州西南平度故
城在今平度州西北而平度州正當膠州之北則當言
北至平度不當言東至也今膠水出膠州之膠山北流
過高密縣東又北過平度州西又北過掖縣西又北至
海倉口入海

黝

丹陽郡黝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師古曰黝音伊
字本作黝其音同念孫案說文曰黝黑木也從黑多聲
丹陽有黝縣又曰漸水出丹陽黝南蠻中東入海則地
理志本作黝明矣水經注引此亦作黝黝從多聲於古

音屬歌部於今音屬支部若黝從幼聲則古今音皆屬
幽部幽部之字無與支歌部通者黝字不得借作黝也
此因字形相似而誤耳各史志或作黝或作黝其作黝
者皆為誤本漢志所惑玉篇黝字無伊音廣韻黝於脂
切縣名屬歙州誤與各史志同

在

豫章郡餘汗餘水在北至鄴陽入湖漢念孫案衍在字
餘水自餘汗北至鄴陽則在餘汗可知不必更言在矣
凡言某水至某縣入某水者皆無在字若宏農郡盧氏
下云育水南至順陽入河是也其言某水在縣之某方

志四之二
者皆不兼及他縣若右扶風漆縣下云水在縣西是也
他皆放此

南水

宜春南水東至新淦入湖漢念孫案南水當為牽水隸
書牽字或作南與南相似而誤水經贛水注曰牽水面
出宜春縣東逕新淦縣而注於豫章水湖漢及贛竝通
稱也是其證

入湖

桂陽郡郴耒山耒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湖念孫案入湖
當為入湘湘湖字相似又涉下文入湖而誤也水經曰

耒水出桂陽郴縣南山北入於湘湘水注引地理志曰
郴縣有耒水出耒山西至湘南入湘是其證

匯

臨武秦水東南至漬陽入匯秦讀為漆師古曰匯音胡罪反

又下文桂陽匯水南至四會入鬱今本鬱下有林字辯見下條念孫

案匯皆當為滙字之誤也滙讀若匡隸省作滙說文曰

滙水出桂陽盧聚南出滙浦關為桂水出字舊本譌作山山上又脫南

字今據水經訂正從水匯聲又曰漆水出桂陽臨武入滙滙字

或作匯形與匯相似因譌而為匯案方言南楚瀑滙之

閔郭璞曰滙音匡滙水在桂陽水經曰滙水出桂陽縣

盧駁今本譌東南過含涇縣南出涇浦關為桂水史記

南越傳出桂陽下涇水今本譌漢書作湟水水經注曰

經謂之湟水今山海涇與湟聲相近故字相通若作涇

則聲與湟遠而不可通矣魏策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

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彿一本作方湟說苑正諫篇後漢書文苑傳

海郡有涇浦關舊本關譌作官今其字正作涇不作涇

也又案漢成陽令唐扶頌曰賦政于外爰及鬼方涇夷

來降寇賊逆亾涇即涇字涇夷謂涇水上之夷也上文

云除豫章鄴陽長夷粵拊搃忭強難化君奮威颺武視

已好惡蠻貉振疊稽顙帥服以今輿地考之涇水發源

於連州南至廣州府之三水縣入於鬱水鬱水今謂於

漢為桂陽南海兩郡之地故云夷粵拊搃又云涇夷來

降也而隸釋乃讀涇為涇而以為涇澤之盜漢隸字原

又讀為淮夷來同之淮胥失之矣據漢碑及方言說文

則此志之涇水明是涇水之譌而史記水經亦譌作涇

唯含涇縣涇浦關兩涇字不譌師古又有胡罪反之音後之學者多見

涇少見涇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鬱林

桂陽涇水南至四會入鬱林宋祁曰景本無林字念孫

案無林字者是也後人不知鬱為水名故加林字耳水

經曰溱水過涇陽縣出涇浦關與桂水合即涇水南入於

海注云溱水南注於鬱而入於海是其證餘見上文武

陵郡鐔成玉山潭水所出東至阿林入鬱鬱下無林字

是也而宋祁乃云當添林字謬矣又零陵郡零陵陽海

山有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林字亦後人所加史記南越

傳正義引此水經曰離水出陽海山南至廣信縣入於

鬱水是其證今離水出桂林府興安縣陽海山南至蒼

梧縣入鬱

陽山

陽山侯國應劭曰今陰山也師古曰下自有陰山應說

非也念孫案水經曰涑水西北過陰山縣南注云縣本

陽山縣即長沙孝王子宗之邑也見王子侯表形家言其勢

王故塹山湮谷改為陰山縣是後漢之陰山即前漢之

陽山故應云今陰山也師古自未之考耳

監原

武陵郡臨沅莽曰監原念孫案監原當依水經沅水注

作監沅聲之誤也凡縣名上一字稱臨者王莽多改為

監而下一字不改

漢書第六

亦無在谷水沔水注作左谷水亦於義為長

新都谷

廣漢郡雒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念孫案新都下衍谷字新都乃縣名非谷名也華陽國志曰李冰導洛通山水出瀑口經什邡與郫別江會新都大渡水經江水注曰洛水出洛縣章山又南逕洛縣故城西又南逕新都縣與緜水湔水合是其證漢新都故城在今新都縣東

小江入

蜀郡有小江入并行千九百八十里念孫案人當為八

字之誤也謂此八小江并行千九百八十里也下文曰遼西郡有小水四十八并行三千四十六里鬱林郡有小谿川水七并行三千一百一十里九真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八千五百六十里日南郡有小水十六并行三千一百八十里皆其證也

木官

嚴道有木官念孫案木當為橘寫者脫其右半耳左思蜀都賦戶有橘柚之園劉逵注引地理志曰蜀郡嚴道有橘官下文巴郡胸忍魚復二縣竝云有橘官

七 二千

湔氏道禹貢嶧山在而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趙氏水經注釋曰今本漢書誤也宋本是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禹貢雖指曰今江水所過於漢為蜀郡犍為巴郡南郡長沙江夏豫章廬江丹陽會稽廣陵凡十郡一國易祓曰江源自松州交川縣至夷陵凡四千三百三十里自夷陵至泰州凡三千六百三十里是江自松潘至泰州行七千九百六十里自泰州至海門又四百里通計八千三百餘里據此則俗本漢書固非而宋本亦未合也以上水經注釋念孫案後人所記江行里數未必與班志原文相符且

志但云至江都則里數固不及八千也雖指又云行二千六百六十里一當作八或是七其言或是七者正與趙氏所見宋本合又說文繫傳水部江下引漢志云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郡數里數皆與宋本同則是舊本相承如此今據以訂正

郁郾

犍為郡郁郾念孫案郁本作存此因郾字而誤加卍也說文曰存郾犍為縣宋本如是今本改存為郁而無郁字自玉篇始有之而字書韻書皆仍其誤水經作郁郾亦後人所改華陽國志晉書尚作存郾且師古注郾字有音而郁字

無音則本作存明矣

則禺同山

越巂郡青蛉則禺同山有金馬碧雞念孫案華陽國志

曰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

續漢書郡國志後漢書西南夷傳水經滄水注

同劉逵注蜀都賦引地理志曰金馬碧雞在越巂青蛉

縣禺同山則禺同山上不當有則字未知何字之誤或

此處尚有脫文也

池

益州郡俞元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母單入溫念孫案

池上脫南字池在縣南故曰南池水經溫水注曰橋水

上承俞元之南池東流至母單縣注於溫即本地地理志

臘

收靡南山臘涂水所出念孫案臘下脫谷字水經若水

注曰涂水導源收靡縣南山臘谷即本地地理志

脫三字

巴郡秦置屬益州念孫案桓九年左傳巴子使韓服告

于楚正義曰地理志巴郡故巴國據此則巴郡秦置下

當有故巴國三字而今本脫之應注云左氏巴子使韓

服告楚正釋此三字也曹水出東北南人驚翁谷念紅

潛水 徐谷

宕渠符特山在西南潛水西南入江明監本入江譌作入瀾而胡氏東樵遂引之以駁水經大不曹水出東北南入瀾徐谷念孫案潛水本作瀾水即下文入瀾之瀾今作潛者後人以水經改之也說文瀾水出巴郡宕渠西南入江潛涉水也一曰漢為潛是出巴郡宕渠入江者字本作瀾水經作潛者俗字耳又案不曹水出東北南入瀾瀾下不當有徐谷二字水經潛水注云宕渠縣西北有不曹水南逕其縣下注潛水不言入瀾徐谷也徐谷二字未知何字之譌

東漢水

武都郡武都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念孫案東字後人所加下文隴西郡氏道下云養水東至武都為漢今本脫東字不言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稱

循成道

循成道念孫案循當為脩隸書循脩二字相似傳寫易譌說見史記倉公傳魏書地形志隋書地理志水經漾水注並作脩城

至武都

隴西郡氏道禹貢養水所出齊曰養當作漾前文引禹貢嶓冢道漾即其證也念

孫案說文漾古文作濬今志作養者濬之假借字也續漢書郡國志亦作養淮南地形篇作洋高注云洋或作養是古書多以養爲漾至武都爲漢念孫案至上脫東字禹貢嶓豕導漾東流爲漢卽班志所本說文漾水出隴西獬道今本獬譌作柏據水經注引改獬道非漾水所出當依漢志作氏道水經注已辯之東至武都爲漢水經云漾水出隴西氏道縣嶓豕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皆本班志

西漢

西禹貢嶓豕山西漢所出念孫案西漢下脫水字

脫三字

東南至江州入江念孫案此下脫有鹽官二字水經漾

水注曰鹽官水北有鹽官在嶓豕西五十許里相承營煮不輟味與海鹽同故地理志云西縣有鹽官是其證

脫七字

金城郡河關念孫案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河關縣則此縣下當有宣帝神爵二年置七字而今本脫之也

宣帝神爵二年置

破羌宣帝神爵二年置水經注曰湟水東逕破羌縣故城南應劭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全氏謝山據此謂宣帝神爵二年置七字乃應劭注非班志原文今本脫應

劭曰三字念孫案上文之河關下文之允街並云宣帝神爵二年置則此亦班志原文非應劭注也水經注所引乃應劭地理風俗記耳淇水注曰白溝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漢宣帝地節三年置是其比例也或曰既係班志原文善長何以不引班志而引地理風俗記乎曰西河郡鴻門下云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此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河水注以為地理風俗記文日南郡下云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此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溫水注亦以為地理風俗記文然則水經注中固有不引班志而引地理風俗記者矣右

扶風渭城下云故咸陽此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渭水注則云渭城文穎以為故咸陽彼言文穎以為故咸陽猶此言應劭曰宣帝神爵二年置也豈得因應劭曰三字而遂謂其非班志原文乎

脩遠 溝接

允街莽曰脩遠念孫案脩遠下脫亭字王莽改允吾為脩遠故改此縣為脩遠亭也又朔方郡莽曰溝接渠接莽曰溝接亭今本亦脫亭字皆當依水經注補

鹽羌

臨羌莽曰鹽羌念孫案鹽羌當依水經注作監羌凡縣

名上一字稱臨者王莽多改爲監

南籀端水 其澤

敦煌郡冥安南籀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

應劭曰冥水出北謂出縣北入其澤念孫案南籀端水南字

涉下文南羌而衍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一引此作籀端

水出羌中無南字又案西北入其澤及應注冥水出北

入其澤兩其字疑皆冥字之譌蓋縣曰冥安本因冥水

以得名而冥水所入之澤因謂之冥澤元和郡縣志云晉昌縣本漢冥

安縣因縣界冥水爲名也又云冥水自吐谷渾界流入大澤東而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豐水草宜畜牧

猶蒔水出於蒔澤因謂之蒔水也故曰冥水出北入冥

澤冥澤既爲冥水所入又爲籀端水所入故曰籀端水

西北入冥澤也若云入其澤則大爲不詞

威成

北地郡莽曰威成念孫案威成當依水經注作威戎

出東西入洛

直路沮水出東西入洛念孫案洛在沮東不得言西入

洛說文作瀘云瀘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水經曰沮

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郡北東入於洛則此

文本作沮水出而東入洛明矣

入河

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又前左馮翊襄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禹貢錐指曰歸德下云洛入河襄德下云入渭蓋雜採古記故有不同其曰入河者以二水合流渭亦可稱洛耳念孫案入河二字後人妄加之也洛水出北蠻夷中記其所出也洛水東南入渭記其所入也說文云洛水出北地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今本北地作左馮翊案歸德屬北地不屬左馮翊此後人不明地理而妄改之今正淮南地形篇洛出獵山高注云獵山在北地而北夷中洛水東南流入渭皆本地理志而但言入渭不言入河則志無入河之文明矣或曰許高所據乃左馮翊襄德下入渭之注非北地歸德下入河之注曰不然許云洛水出北地歸德北

夷界中高云獵山在北地而北夷中皆據北地歸德之注而皆言入渭則襄德下有入渭之文而歸德下無入河之文明矣記大川所入而前後異文漢志從無此例東樵曲爲之說非也或曰一水而前後兩見或記其所出或記其所入漢志亦有此例乎曰有隴西郡氐道下云禹貢眷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今本脫東字辯見前至武都下武都郡武都下云漢水受氐道水今本漢上有東字辯見前東漢水下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漁陽郡白檀下云濡水出北蠻夷中今本濡譌作沔又脫中字辯見後沔水下遼西郡肥如下云濡水南入海今本海下衍陽字辯見後海陽下臨渝下云渝水首受白狼東入塞外交黎下云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鬱林郡臨塵下云有斤

員水領方下云斤員水入海皆一水兩見而分記其出入洛水亦猶是也下文郁郅下云泥水出北轡夷中亦不記其所入此與洛水濡水文同一例或謂轡夷中下有脫文非也說文泥水出北地郁郅北轡中亦不言其所入

上郡白土園水出西東入河師古曰園音銀又下文西河郡園陰惠帝五年置莽曰方陰師古曰園字本作園縣在園水之陰因以為名也王莽改為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為園字今有銀州銀水即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又下文園陽師古曰此縣在園水之陽又匈奴傳居于

西河園洛之間晉灼曰園音囂三倉作園師古說與地理志同又史記匈奴傳居于西河園洛之間集解徐廣

曰園在西河音銀索隱園晉灼音囂三蒼作園今本史記作園集解作徐廣曰園在西河索隱作三蒼園作園此校書者以注文改正文而後人復據已改之正文轉改注文也今據索隱單行本及晉灼注訂正地理志云園水出上郡白土縣

而東流入河韋昭云園當為園續郡國志及太康地志竝作園字也以上索隱念孫案園與園聲相近古無園字故

俗園為之韋顏竝以園為園之誤非也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園水作園水全氏謝山校本曰觀善長所見之本卻不鐫豈後人因王莽有方陰之名而妄改為園字以實之乎案全說非也若漢志本是園字則韋不當云園當為園矣水經注引作園者據韋注改之耳乃謂善長所見本不鐫

後人始改圓為圓，王莽誤以圓為方，圓之圓故改圓陰為方陰，而圓陰之圓實非誤字。史記漢書之圓水、圓陰、圓陽、圓洛，其字皆不作圓。漢平周鉦所紀縣名有平周、平定、圓陰。三縣皆屬西河。漢印有圓陽、宰印、少室、神道、石闕、銘、開母、廟、石闕、銘、竝有西河、圓陽、馮寶、劉寬、碑、陰、有西河、圓陽、田植、是圓水之圓。古皆作圓也。王莽誤改圓陰為方陰，即古無圓字之明證。故說文有圓無圓。

可難

高奴有洧水，可難。師古曰：難，古然火字。念孫案：可難本作肥，可難肥者膏也。此謂水上之肥可然，非謂水可然。

也。脫去肥字，則文不成義。水經注引地理志曰：高奴縣有洧水，肥可難。又云：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博物志稱：酒泉延壽縣南山出泉水，大如管，注地為溝，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與膏無異。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縣洧水也。以上水經注。據此則志文原有肥字，而師古不為作解，蓋所見本已脫之矣。古者謂膏為肥，故此云肥可難，而說文亦云膏肥也。肪肥也，勝腸閒肥也。段氏說文注不得其解，乃謂此三肥字皆脂字之譌，豈其然乎？

火從地出

志內之七

七

西河郡鴻門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出也念孫案地
下脫中字火從地中出謂從井中出也郊祀志祠天封
苑火井於鴻門如淳曰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苑
火井祠火從地中出水經注引地理風俗記文與此同
皆有中字

原高

五原郡成宜中部都尉治原高西部都尉治田辟水經
河水注原高作原亭云河水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又
東逕原亭城南關駟十三州志曰中部都尉治念孫案
作原亭者是也亭所以守也中部都尉治原亭西部都
尉治田辟師古讀辟為壁壁亦謂築城以守也何奴傳
曰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築城障列亭至盧胸是
也

樓煩鄉 富代

鴈門郡陰館樓煩鄉景帝後三年置莽曰富代念孫案
樓煩上當有故字言陰館縣乃故樓煩鄉景帝後三年
始置縣也志文若是者多矣脫去故字則文義不明水
經灤水注正作故樓煩鄉富代水經注作富臧亦於義
為長

入沽

代郡且如于延水出塞外東至廣甯入沽舊本脫廣字今據水經注

補師古曰沽音姑又音故又下文平舒祁夷水北至桑

乾入沽念孫案沽皆當為治字之誤也上文鴈門郡陰

館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師古曰治音弋之

反即此水也水經灤水注曰灤水一曰治水舊本灤譌作濕說文

曰灤水出鴈門陰館累頭山東入海或曰治水也從水纍聲玉篇音力追切今據改又曰灤水東

逕下洛縣故城南地理志又東左得于延水口水出塞

外柔元鎮而長川城南小山東至且居縣故城南東南

流注於灤水地理志曰于延水東至廣甯入治非矣案

曰于延水又東逕大甯縣故城南地理志云廣甯也又東南逕茹縣故城北又南逕且居縣故城南東南流注

於灤水是于延水至廣甯尚未入治故云地理志曰于

延水東至廣甯入治非矣趙氏東潛未解非矣二字之

意而改入治為人沽謂六朝時漢志已謫治為沽故道

元以為非蓋誤會也又案注言灤水左會于延水於下

洛縣故城東南灤水即今之桑乾河漢下落故城在今

直隸保安州而于延水即今之洋河源出山西天鎮縣

邊外東至保安州入桑乾河與水經注合是于延水入治非入沽也又案灤

水注曰祁夷水出平舒縣東東北至桑乾故城東而北

流注於灤水地理志曰祁夷水出平舒縣北至桑乾入

灤是也灤水即治水是祁夷水入治非入沽也祁夷水即今之

壺流河源出山西廣靈縣而東北至直隸蔚縣入桑乾河即此志所謂至桑乾入治者也漢桑乾故城在今蔚

縣東又案下文漁陽郡漁陽沽水出塞外東南至泉州

入海此即今之白河源出直隸赤城縣邊外東南至天

津縣由直沽入海者也非于延祁夷二水所入且廣甯
桑乾皆治水所經非沽水所經則此志入沽明是入治
之譌師古音姑又音故胥失之矣

參合 虜池別

鹵城虜池河東至參合入虜池別齊曰參合當是參戶
之譌參戶縣屬勃海虜池所經也若參合故城在北塞
之外限隔重山非虜池所得至矣念孫案齊說是也虜
池別下當有河字下文河閒國弓高下云虜池別河首
受虜池河是其證

溫餘水

上谷郡軍都溫餘水東至路南入沽念孫案溫餘本作
灑餘灑力灑省作灑與濟濕之濕相亂因譌而為濕濕
追反合反即濕字之省故今又譌而為溫濕字俗書作濕溫
本水經注作濕餘水而師古灑字無音字俗書作溫二形
相似戴先生水經注校本已詳辯之而師古灑字無音
則所見本已譌為溫矣

樂陽水 入海

且居樂陽水出東東入海念孫案樂陽當為陽樂入海
當為入沽水經沽水注曰陽樂水出且居縣引地理志
曰水出縣東又曰陽樂水東南合赤城河又東南入沽
水是其證今猶謂之陽樂河出宣化府龍門縣西娘子

山東南至鵬鶚堡合南河即赤城河又東至赤城縣入沽河與水經注合其入沽之處在赤城縣南界尙未出山不得言入海也此涉下文沽水入海而誤

庠奚

漁陽郡庠奚孟康曰庠音題念孫案庠皆當爲虎韻書虎庠二字竝有題音易於和亂又隸書虎字或作虎形與庠亦相亂案古諺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蓋俗書虎字作庠與帝字相似故二字互譌也今經傳相承虎字作啼蹏字作蹄皆其類然則虎奚之字作庠奚當亦是傳寫者以虎爲虎因譌而爲庠矣故虎誤作庠續漢書郡國志水經鮑邱水注竝作虎奚虎字以虎爲聲則漢志之本作虎奚甚明集韻虎虎二字

竝田黎切庠字注引說文唐庠后也虎字注云虎奚縣名是庠字自爲唐庠后而虎字則爲虎奚縣作庠奚者誤也太平御覽州郡部八引十道志云檀州本漢虎奚縣又引漢志虎奚屬漁陽虎音題則宋初本尙不誤

沍水 蠻夷

白檀沍水出北蠻夷師古曰沍音呼賜反漢書攷異曰案水經注濡水流逕漁陽白檀縣故城地理志曰濡水出縣北蠻夷中念孫案今地理志脫中字蓋酈元所見之漢書本作濡水不知何時譌濡爲沍師古不能正也漢之白檀縣在今古北口外灤水所經濡灤古今字別無沍水之名

念孫案錢說是矣而未盡也余謂出漁陽白檀塞外之
 濡水字本作澳從水與聲與俗作軟故澳從其聲而音
 乃官反聲相近故也若出涿郡故安之濡水則字從需
 聲而讀若儒兩字判然各異說文濡玉篇音儒水出涿郡故
 安東入涿不言出漁陽白檀北蠻夷中也今本漢志水
 經澳字皆譌作濡學者莫能是正余謂隸書需字或作
 需易需卦釋文曰需字從雨重而者非與與相似故從與之字多譌從需
 若澳之為儒換之為需硬之為儒換之為需皆是澳水之為濡水猶士禮禮澳
 濯葉于坎之澳喪大記譌作濡也澳與濡字形相似故
 澳譌為濡若本是濡字不得譌為濡矣世人多見濡少見澳故澳水字

今皆作濡此澳字若不譌為
 濡則後人亦必改為濡矣 又考水經注濡水一名難
 水又云濡難聲相近狄俗語譌耳蓋其字本從與聲故
 聲與難相近澳水一名難水猶有骨醢謂之澳而字或作鬱也今人謂之灤河
 聲與與亦相近也集韻平聲二十六桓澳奴官切水名
 在遼而肥如或作濡類篇同云澳水在遼而肥如即本於
 漢志而又云或作濡則仍為俗本所惑然以澳為正文
 而以濡為或字則固非無據而云然矣是書已將付梓而友人以段氏
若膺經韻樓集見贈其中澳濡灤三字攷
大旨與予同而引證互有詳略因并記之

右北平郡俊靡灑水南至無終東入庚師古曰灑音力

水反又音郎賄反宋祁曰灑當作灑念孫案說文灑水出右北平俊靡東南入庚從水壘聲玉篇力水切水經鮑邱水注云灑水出右北平俊靡縣東南流逕石門峽又西南入於庚水引地理志灑水云云其字皆作灑不作灑子京言灑當作灑蓋誤以為出鴈門陰館之灑水矣說文灑水出鴈門陰館累頭山東入海從水壘聲玉篇力追切此即今之桑乾河與出右北平俊靡之灑水了不相涉

海陽

遼而郡肥如濡水南入海陽念孫案陽字涉上文海陽而衍水經雖云濡水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於海然可

言入海不可言入海陽也且善長駁之云濡水東南至

桑縣碣石山南入海而不逕海陽西也蓋經誤證耳據

此則溷水入海之處在桑縣而不在海陽也漢海陽故城在今昌黎縣南

州西南桑縣故城在今昌黎縣南

四年

元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念孫案四年水經遼水注作三年是也武帝紀朝鮮傳竝作三年史記朝鮮傳漢紀竝同樂浪郡下亦云元封三年開

又東北水

鬱林郡定周水首受無斂入潭念孫案水上脫周字水

經曰存水出犍為郁郾縣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為周水
又東北至潭中縣注於潭注云存水東逕牂柯郡之毋
斂縣北而東南與毋斂水合又東逕鬱林定周縣為周
水案此所敘周水來源與班志不同而周水之在定周
則同其言合毋斂入潭亦與志同則志文水上當有
周字又溫水注曰潭水東流逕鬱林郡潭中縣周水自
西南來注之皆其證

入高要

合浦郡臨允牢水北入高要入鬱念孫案入高要當為
至高要水經溫水注曰牢水出交州合浦郡臨允縣北
流逕高要縣入於鬱水高要縣屬蒼梧即今肇慶府高

要縣也臨允縣在今新興縣南

十八年

菑川國故齊文帝十八年別為國念孫案十八年當為
十六年水經巨洋水注作十八年則善長所見本已誤
高五王傳曰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
見在者六人為王齊孝王將閔濟北王志菑川王賢膠
東王雄渠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孝文十六年同日俱
立諸侯王表及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齊悼惠王世家
竝同漢紀亦同上文濟南郡下文故齊文帝十六年別
為濟南國下文膠東國下文故齊文帝
十六年別為國高密國下文故齊文帝十六
年別為膠西國皆與表傳相符唯菑川不合

三石山

膠東國下密有三石山祠念孫案三石當為三戶字之誤也水經濰水注引此正作三戶郊祀志曰宣帝祠三石山於下密山在今平度州西南七十里

慮

城陽國慮念孫案慮當為慮字之誤也水經沂水注曰盧川水東南流逕城陽之盧縣故蓋縣之盧上里也是其證全氏謝山曰今本漢書慮作慮慮有慮音如昌慮取慮之類念孫案全說非也慮字雖有慮音而古書慮字無通作慮者若盧通作慮則注當云慮音慮今注內

無音則本是慮字明矣

脫四字

淮陽國圉念孫案王莽傳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蘇林曰陳畱圉縣莽改曰益歲然則圉縣下當有莽曰益歲四字而今本脫之也

脫三字

梁國睢陽禹貢盟諸澤在東北念孫案此下當有青州藪三字

屬豫州

魯國屬豫州念孫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魯國本屬徐州

允武改屬豫州此記前漢郡國則當云屬徐州不當云屬豫州蓋後人所改

沛 沛渠

沛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念孫案入沛當為入沛渠今本沛譌作沛又脫渠字沛渠者沛水分出之渠東入於泗水一名沛水即前山陽郡湖陵下所云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沛水在南者也水經曰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為二其一水東南流者東過方與縣北為沛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於泗水湖陸即湖陵章帝更名又曰泗水又南過方與縣東沛水從西來注之注云沛水即濟水之所苞

注以成湖澤也而東與泗水合於湖陵縣西六十里穀

庭城下即此所云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渠者也水經泗水

注云泗濟合流故地記或言濟入泗泗亦言入濟互受通稱又下文蕃下云南梁水

而至胡陵入沛渠沛渠亦當為沛渠水經注引此正作

沛渠今本水經注脫渠字此言入沛渠則知上文泗水至方與入

沛沛下當有渠字矣

荊州 十一年 四年

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荊州十一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漢書攷異曰州字衍高帝六年封劉賈為荊王兼有廣陵之地故云屬荊其時未設諸州刺史不得言

荊州也念孫案錢說是也十一年當為十二年文選蕪城賦注

引此諸侯王表曰高祖十二年十月辛丑吳王濞以故

代王子沛侯立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曰高祖十二年

更荊為吳十月辛丑初王濞元年故曰高帝十二年更

屬吳也景帝四年當為三年諸侯王表曰江都易王非

以景帝二年三月甲寅立為汝南王二年徙江都二年

者景帝之三年也史表誤在四年梁氏曜北史記志疑已辯之史記孝景紀

曰三年六月乙亥徙汝南王非為江都王漢紀同故曰

景帝三年更名江都也山南至六與入中梁皆也

山川林澤

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殫念孫案山川林澤當依漢紀作山林川澤見周官大司徒

其剛柔緩急

凡民畱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念孫案其

本作有言五常之性不同故民畱五常之性亦有剛柔

緩急及音聲之不同也今本有作其字之誤耳管子小匡篇則

有制令史記律書非有聖心以乘聰明今本有字竝誤作其周南關雎正義小雅谷

風正義采菽正義左傳文六年昭二十一年正義文選

東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此竝作有

秦幽

一都之會

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念孫案都會之間不當有之字篇內皆言一都會無之字史記貨殖傳亦無

昴畢

趙地昴畢之分壅引之曰昴上當有胃字史記天官書正義引星經曰胃昴趙之分野晉書天文志引費直周易分野曰自婁十度至畢八度胃昴在其中趙之分野又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自胃一度至畢五度趙之分野高注呂氏春秋有始篇淮南天文篇竝曰胃昴畢趙之分野

皆其證漢紀高后紀云胃昴畢趙也廣雅同即本漢書尤

其明證矣史記正義論例引此已脫胃字

冰紈

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如淳曰紈白熟也臣瓚曰冰紈紈細密堅如冰者師古曰如說非也冰謂布帛之細其色鮮潔如冰者也紈素也念孫案冰紈謂素色鮮潔如冰也師古分冰紈為二物亦非

溝洫志

醴二渠

迺醴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醴分也師古曰醴音山支

反念孫案灑本作灑注內灑字並同此後人不識古字而以意

改之也河渠書作廡索隱曰廡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韋昭云疏決為灑據此則漢書本作灑明矣司馬相如傳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楊雄傳灑沈菑於豁瀆師古並云灑分也所宜反則此注亦作灑明矣墨子兼愛篇灑為九澮字亦作灑文選南都賦開竇灑流李善曰漢書音義曰灑分也所引即孟康注

灑注

渠成而用灑注填闕之水灑易鹵之地四萬餘頃念孫案上灑字涉下灑字而行下言灑易鹵之地則此句不

得先言灑據注云引淤濁之水灌鹹鹵之田則上句無灑字明矣上文云並北山東注洛欲以灑田亦是先言注而後言灑也史記及水經瀆水注通典會貨二皆無上灑字

慮殫為河 慮亾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慮

莫不王 慮有德色 慮非顧行也 慮不動

於耳目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為河師古曰慮猶恐也念孫案師古訓慮為恐謂恐殫為河非也下句云殫為河兮地不得甯則是已殫為河矣今案慮猶大氏也

言河水所漫之地浩浩洋洋大氏盡為河矣荀子議兵
 篇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而已矣楊倞曰慮大凡也
 漢書賈誼傳慮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與師古曰
 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為天子之事下文曰
 宗室子孫慮莫不王亦言大氏莫不王也師古曰慮計
 計也今本慮莫譌作莫慮賈子五美也計亦謂大
 篇曰宗室子孫慮莫不王今據故又曰俗父擾鉏慮
 有德色言大氏有德色也又曰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
 言大氏非顧行也師古曰念慮之中非又曰慮不動於
 耳目以為是適然耳言大氏不動於耳目也是慮為大
 氏之稱也或謂之無慮疊韻字也高誘注淮南俶真篇



曰無慮大數名也漢書會貨志曰天下大氏無慮皆鑄
 金錢矣師古以無慮為無小計或作亾慮趙充國傳亾
 慮萬二千人師古曰無慮大計也慮與閭古同聲而通
 用宣十一年左傳注無慮計功釋文曰無慮如字一音
 力於反爾雅釋木諸慮山巖釋文曰諸慮如字又力
 余反又地理志河內郡隆慮東海郡昌慮臨
 淮郡取慮遼西郡且慮遼東郡無慮並音閭故河渠書
 作閭嬋為河猶遼東之無慮縣因醫無閭山以為名也
 裴駮謂州閭盡為河尤失之
 則嶽魚弗鬱而滋長近冬日乃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
 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孟康曰鉅野滿溢

汪本非作是涉上注章說是也而誤弗鬱憂不樂也水
 據景祐本改別本或刪此四字尤非
 長涌溢滅濁不清故魚不樂又迫於冬日將甚困也柏
 讀與迫同念孫案顏說亦非也河水木濁不待汎濫而
 始濁魚本生於河中亦不以水濁而不樂也余謂弗鬱
 讀為沸渭河渠書作沸鬱沸渭猶汾沔魚眾多之貌也楊雄長
 楊賦汾沔沸渭李善曰汾沔沸渭眾盛貌也河溢鉅野
 則其地皆魚矣故曰魚弗鬱下文蛟龍騁兮放遠游意
 亦與此同迫冬日者言時已近冬而水猶汎濫也迫冬
水災言之非指魚言之武紀元鼎二年詔曰今水潦移
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與此迫冬日同意

鬲

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念孫案鬲下有津
 字而今本脫之鬲津為九河之一而鬲乃縣名非河名
 九河以徒駭為極北鬲津為極南故曰自鬲津以北至
 徒駭不當言自鬲以北也周頌般正義引此無津字亦
 後人依誤本漢志刪之案正義云徒駭是九河之最北
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此正
釋自鬲津以北至徒駭
之文則有津字明矣
 禹貢正義爾雅釋水疏引此竝
 作自鬲津以北

住十餘歲

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而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
 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

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念孫案上旣言居則下
不得更言住住當爲往言故大隄在河面而民居在隄
東與水相迫故往十餘歲時民更於大隄內築直隄以
自衛也下文云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
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是其證隸書從
彳從亻之字多相亂故往譌作住

藝文志

與不得已

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
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師

古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
最近之念孫案旣言咸非其本義則無庸更言皆不得
其真余謂與者如也廣雅與如也說見釋詞不得已者必欲求其
本義也言三家說詩皆非其本義如必求其本義則魯
最爲近之也孟子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
焉語意與此相似

后倉

曲臺后倉九篇念孫案后倉下脫記字則文義不明據
如注云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則有
記字明矣儒林傳云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

記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覽居處部五引此竝作曲臺
后倉記

法式

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念孫案式本作戒字
之誤也隸書戒字或作式與式相似而誤言行之是者可以為法非者
可以為戒故曰慎言行昭法戒劉向傳云言得失陳法
戒是也若作法式則非其旨矣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
三引作式則宋時本已然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七作
戢戢亦戒之誤陳禹謨不知戢為戒之誤遂依俗本漢書改為式左傳序正義
引此正作戒

魯論語

傳魯論語者念孫案語字涉上文而衍論下無語字者
省文也上文傳齊論者亦無語字皇侃論語疏敘引劉
向別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合
璧所得謂之古論皆其證也舊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二
引此正作傳魯論者無語字陳禹謨依俗本漢書增語字

芋子

芋子十八篇名嬰齊人師古曰芋音苻史記孟子荀卿
傳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
芋子今吁亦如字也正義曰藝文志芋子十八篇顏師

古云音弭案芋子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念孫案正義說是也芋有吁音故別錄作芋子史記作吁子小雅斯于篇君子攸芋毛傳芋大也釋文芋香子反或作吁作芋者字之誤耳

武帝時說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念孫案古今人表捷子在尸子之後鄒衍之前或作接子史記田完世家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正義曰接子齊人藝文志云接子二篇在道家流孟子荀卿傳正義同是捷子乃六國時人不言六國時者蒙上條而省非武帝時人武帝時說四字乃涉下條注武帝時說於齊王而衍

君人

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念孫案君人當為人君穀梁傳序疏爾雅序疏引此皆不誤

非禮

見儉之利因以非禮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禮下有樂字是也墨子有節用節葬非樂三篇故曰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樂穀梁序疏引此已脫樂字

作賦以風

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師古曰風讀曰諷念孫案風下原有諷字而今本脫之下文云枚乘司

馬相如下及楊子雲競為侈麗闕衍之詞沒其風諭之
義風諭二字正承此文言之文選皇甫謐三都賦序注
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竝作作賦
以風諭

門人

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念孫
案門下人字涉上文兩人字而衍據注云孔氏之門不
用賦則無人字明矣此文本出法言吾子篇而法言亦
無人字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八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雜
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皆無人字

傳周

耿昌月行度二卷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念孫案傳
當為傳耿昌傳周皆上姓下名

太歲謀

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引之曰謀當為謀應劭注楊雄
傳曰謀譜也上文有漢元殷周麻謀今本譌作謀麻十七卷下
文有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唐人避太宗諱書謀字作
謀因譌而為謀矣僖二十五年左傳謀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為欲篇謀出譌作謀士

奇胘

五音奇胘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胘刑德二十一卷如

淳曰胘音該師古曰許慎云胘軍中約也念孫案說文奇佺非常也淮南兵略篇明於刑德奇賁之數自此所刑又曰明於奇賁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襍祥德高注云奇賁陰陽奇祕之要非常之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然則奇佺者非常也佺正字也胘咳賁皆借字耳脈法之有五色診奇佺術猶兵法之有五音奇佺皆言其術之非常也師古徒以奇胘用兵四字連文遂以胘為軍中約不知軍中約之字自作該說文該軍中約也字從言非奇胘之義且奇胘二字同訓為非常若以胘為軍中約則與奇字義不相屬矣

所施

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念孫案所施上亦當有之字方與下句一例文選東方朔畫贊注引此有之字

癰瘰

金創癰瘰方三十卷念孫案師古注瘰音在前瘰音在後則瘰瘰當為瘰瘰說文瘰小兒瘰瘰病也諸書皆言瘰瘰無言瘰瘰者

漢書第七

